



書牒卷第十一 言官去登當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九十六

意欲劄子 各謂丞相自此 昧然人骨下 封下封朝 散何 豈 豈 豈

中書 有 蔡 旋 夫 少 卿 候 請 淳 熙 十 年 根 之 謂 子 可 得 傳 當 皆 其

某竊以秋氣澄爽 共惟總領少卿宣勞王事 台候動止 萬福舉

將大契公闕論侯驟用 曲薦詞獨異之力也 教脚米以給貧乏

之軍可謂惠而不費 運粟實塞雖許支萬五千緡而不云椿管

錢內支廣西十萬緡 竟仍一時之例在少卿固有樽節幹旋之

妙只恐他日魯不贖人耳 因來論乃及之餘冀以時保愛亟膺

召節 謝 不 長 籍 卷 牒 之 九 疏 封 亦 知 多 誠 受 僅 在 豈 豈 豈 豈

某衰懦不才誤蒙恩擢方此兢懼長成多幅過勤盛禮雖佩故人敦舊之意如弗稱何亟此具謝不果詳謹尚惟於亮幸甚某僭易拜問太夫人壽祉增隆寶眷均吉春榜補試華宗鼎盛多賀多賀又委願聞之

又淳熙十一年

某此以其記叙謝茲勤近誨感戢無已廣西十萬緡豈容歲補中書有二猾胥專以刻削四方為理財之術凡戶部勘當皆其意指也前嘗語丞相自此相怨入骨可恠可恠陳漕何遲遲如此趙倉喜讀書有志澄清當稍振風采京西病勢如何別乘之

諭謹悉閣副帥已到否鉗燧放罷阻與郭師商議羈縻之武昌

其狀貌有反相未必不此走胡也

又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暑令正炎共惟某官珍臺容與台候動止萬福時枉誨存不勝感尉上春素厚晉職已有成命烏容過也別紙所諭曉夕在念江陵城頗聞寄居獻疑於沂公天下事誠未易為直使會子屢於榻前極陳其故然非主計者協力豈能盡革大要是堂吏貪賞多給茶引為營所之害此雖委趙戶部理會恐不能濟柰何廣西鹽法某蓋以此得罪諸公今無緣干預然目前

朝廷竭力應副尚可主張一二年後百孔千瘡矣蜀中曲折敬
悉五月八日浙江閩廣同日地震毗陵如何憂懼殆欲頭破地
也匆匆不盡所懷所幾保愛以候召節

林子方秘書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凝寒共惟運使秘書羊兄使事餘問台候動止萬
福某叨塵過分日益兢慚自葛王遷都知擾萬緒當自此始
蓋彼之興衰在我非所深慮而將帥之人歲事多歎兵民匱乏
自治未盡猥以庸駑尸此重任以是寢食俱不皇安缺焉馳問
良以是耳徐君所附狀亦不記道何語也茲辱墜教感悚何已

顛若之旱可憂昨具以告諸公雖撥萬石未必濟用蠲放三斗
已下租數不多而利博三省例下戶部勘當更當替其將上勸
諭納粟前以虛偽衆論難之今若申請不用賑糶止令賑濟先
差官交收自行支俵庶革偽冒此一項亦曾奏乞否顛非吉地
尤當經意也偶病眼具狀草率惟乞以時珍愛佇膺召節

胡楠潘帥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澄肅共惟提刑中大褻惟有椒台候動止萬福此
遣狀必無浮湛六月間嘗辱諭及湖北水旱方賴拊存復移澄
清之惠於湘中西道民皆貧悴力行所學以顧憂初無間於南

北也澧守不謂狼籍如此核實來上必不止鐫秩而已未由會
晤切幾順時珍愛以需召節

某悚息上問隨軒寶眷緬想均介休祥使臣陳彥忠願愿謹因
其行附狀謝前况草率為愧近嘗行下黃州遣戍事如以都巡
代鄂兵似可行但恐人數大少耳若移批請所費添百十人猶
為減省望蚤與回報大要柳桂水道財用多自僕官吏全無俸
錢此甚可慮向時李壽翁申明出豁一路收支已得旨先理會
窮陋數郡朝廷亦易應副而芮國瑞攝多即駁壞指揮至今使
人太息也

祭 又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庚暑正炎共惟知府經略直閣印組方新台候動止萬
福辱五月書翰不勝尉感嶺表得吳隱之孔君嚴遠民有所恃
而憂顧可以坐寬非獨為執事賀也五月八日江浙閩廣同日
地震未審湖南北如何茲非小異夙夜憂懼消弭一道之患於
未形是頌一行然湘中失助多矣郡陽之旱雖倚漕司通融更
望丁寧蘇漕為佳一案推結乃後來法寺謬舉每為諸公言之
今吳鄉亦謂非是也舊法為新進以意增減殆盡初未嘗推原
本末惟視獻議之人力何如耳某頃俗丞轄二年有半遇有更

改輒推之不下殆為是也正遠良晤切幾頃令珍齋嗣膺召拜
今吳興又淳熙十二年
某比審簡在淵衷升延閣而師一道士大夫至相慶于朝遠方
吏民喜可知也西承誨劄備認眷與番禺去朝廷數千里文法
素闊俗今歲又有星隕地震之祥正藉威望消患未形幸歲稍
稔所益多矣摧鋒大奚利害尤多可以垂驚者傾耳以俟比既
禁軍中回易科斂則修葺軍器之類須賴使司及漕臺應副不
然又將閑事上令降指揮諄必已見之他續馳布敢幸垂
察

又淳熙十二年
某比已具記茲傳十一月誨翰喜承台候動止萬福踰令一新
甚副眷倚遷秩何必辭耶今似新除諒惟懽慶陳章忠義如此
上既官其子又補訓練官仍厚賜其家足以為來者之勸矣摧
鋒曲折其來以遠望與漕司商量經久之計或有所請自當取
旨施行奏狀若乞降付三省察院庶可預聞不然省中徑行此
無緣知也蒲羅叶已有旨釋放誅戮巨猾亦降無罪可待指
揮矣某偶連日大病值赦遍勉強作此庶幾速達幸恕草率之
罪

又

某辱誨翰知以九月四日交帥事續別馳慶飛虎軍內外議論交興皆欲移寘江陵正慮湖湘闕人彈壓奏乞仍舊亦有以書問相侵者不敢校也孤蹤若不在此衆說必紛然矣因未諭輒及之二廣事宜毋惜諄誨大抵消患未萌近世所忽况遠方尤當早正素治非執事固不敢及此也

又淳熙十四年

某辱十一月誨翰不勝感尉喪悲纏率土况在臣鄰日瞻舜孝殆無以為生也常平米令提舉司審度施行惟借三萬放五萬

例經有司然長沙非他處比亦易那融若俟報却恐後時耳滕宰既請祠而去且章頌速行選辟吳宰久欲歸兼入情以闡百事必費力切望留念劉衡州必須少安授代亦非遠矣偶感風頭痛值便介占叙草草切幸台照

某敬啟廣東韓提舉壁

淳熙十年

韓子昂立書否子直啟

某竊以天氣凝寒共惟提舉判院寨惟有俶台候動止萬福名望之美簡止知字入舊望矣就畀使節足行所學長戕多幅過紆盛禮三復愧感奏論西益辭達理盡今事已成無中輟之理但當就其中相與孰復之計今已與胡漕會議毋固毋我聖

人事業諸賢自優為之夫何慮焉葉子非不幸乃爾其家將柰
何已宛轉懇西路二司但恐改法之初州郡事力未易辦執事
以交承之故亦須助其歸想舟行亦過東路耳餘冀以時保畜
別需召拜
某僭易上問台閣眷集緬惟上下均祉餘干得近書否子直頗
以閩中地熱為言其政則甚美也有委勿外

湯臨江思謙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清和共惟知郡朝議尊兄台候動止萬福特辱誨
翰不勝感尉賢德治郡所謂民之父母但賦狹用廣又劉守失
於不思頗遺患於後遂勞區處下諭謹悉弟恐增撥必不版曹
漕司未能遽如人意爾適得廬陵伯兄父子淪謝之報老懷哀
苦在告累日旦夕當為諸公言之忽忽不及親染所幾以時保
衛顯俟召節

勾崇慶躍

淳熙九年

某竊以天氣清和共惟知府朝議填臨暇裕台候萬福典藩連
上課最制帥於臧否中薦進頗力諸公亦深知治行獎擢只在
旦夕更幾保畜以對殊渥

某特枉誨存深佩眷誼先給事外制幼年竊窺一二於邸報中

至今成誦不敢忘幸得拜觀全集何翅拱寶之獲也伯父既預黔南交承後與林正除漕廣東訓詞實出大手今第一卷第十二版中備載但伯父下一字諱見而非民也望諭匠者改正幸甚

某拜問台閣寶眷欽想上下均祉藥物墨畫遠荷垂况弟叨塵禁省例辭親舊之餽雖託契不敢獨受切幸情察有委勿外某再拜

姚倅穎 淳熙十年

某竊以臘寒甚勁共惟通判祕書狀元台候萬福輔藩事任繁劇時異時佐理者鮮肯留意吏事哦松養資考而已狀元以邁往之資超世之文薄蓬萊而游茂苑正使拄頰看山踞方外司馬人亦孰以為過顧乃勤勞王事孜孜民隱雖米鹽碎細簿書期會皆不憚煩為之復以餘日屈首受書益廣多聞其賢於人遠矣蓄之愈厚其發也愈大摩九霄撫四海孰能禦之更冀為時自厚以需嚴召

某悚息再拜某衰懦不才叨塵政路久慚非據忽蒙上恩獎擢使預聞兵柄量才揣分尤非所安曲荷敦篤墜况緘啓由先漢以推本三代其為議論有前輩名公未嘗及者至於思古念今

意遠而辭不迫何執事富於學而工於文也寸心不足容感刻
慝行不足藏珍投惟當誇詡於百僚間以毋負施况區區空言
豈能道謝惟恕察幸甚

史江陰淵

竊某以天氣暄和共惟知郡監簿撫字餘間台候萬福特勤誨
翰深佩眷予兩蒙諭及蓋寨屋三千緡屢劄漕司通融應副乃
云竹木輒灰數已浩瀚此項合是使軍出餉雖已再行下然州
郡難與監司力爭更作書與兩漕商議蚤以畢工聞為佳和羅
水脚錢三省已施行大例昔是分認併幾垂照餘冀保愛倚需

褒陟

蘇翁會合州何簽判預

某竊以天氣暄和緬惟簽判朝請尊候多福昨辱書翰嘗具報

章茲枉嗣音益佩眷誼且以某備數西府遠形長戩辭美而意

勵三復不勝感懌淹回有年出峽又甚勞費近使部頗發碎闕

亦轉運司左右資歷有應年久亦可俯就否某前此未能誦周

南院端吟故職所不及徒增愧耳餘冀保調以需識擢

入同議劉廬粹

煒

野煇熙十年

某辱書喜承佐理餘間百順來徠北峽閩漕司既欲損其費州

郡又復觀望安得不滅裂今已再降指揮宜懇張帥速差十數人同諳練將佐往料理左右更一臨之不必約守倅徒成張皇若閔隘粗備戍兵續議未晚江州在池鄂之間邊面甚闊兵行詭道初無閑劇也冷水嶺州郡豈肯承當兼亦識慮未必及此頗與張帥謀之萬一賊兵繞出巢縣之後豈無腹背憂耶河堰二事郭帥亦曾說及但工役浩大利害難必所以未敢造次更當熟思之孤蹤獨詎重任略無助我者顛沛不敢辭只恐誤國爾餘冀保愛

兼或謂六安山地形險固延袤數百里若無事密葺非但緩急

宜駐兵聚民亦可內無廬州援助如此猶當向前今只議保北峽冷水之類規模太狹更望稟帥相度申來蓋上亦嘗諭及切幸留意其再拜

葉舒州大廉 淳熙十年

某竊以秋氣澄爽共惟知府太社治民底績台候萬福冷水閔事帥司方報到深不以為然又恐無為軍憚於興作承當既帥司屬官同行不應扶同旦夕備坐行下更望條陳回報北峽一面修葺甚善此在境內他時欲任責須早為之所用過錢米望別具的確數目垂示官司作事為簡近來尤甚正恃通明力革

此弊餘冀若時保愛以需召節

面知李萬州唐年淳熙九年

某竊以杪秋氣肅共惟撫綏雅俗台候萬福孝友之行著于西

州選除為州實召用之漸過動絨啟良佩謙施未由晤語切幾

順時保愛唐年淳熙九年

某承以季春視印敷上德於千里想見吏民初被美化謠頌

藹然前守何苦急於功名括田害人所得米麥總二百餘石而

使千里皇是誠何心哉已力為三省諸公言之矣西邑無正

官何由理近王侍郎奏請不拘常制許外臺舉辟莫有人肯就

否要之須有俸錢乃可養廉此先務也

某新自劉衡倅淳熙十年

某特辱書翰喜承辦嚴餘暇履况集福榮赴非特少展才業患

此千里而廩祿及親其榮多矣商略晉史體正辭順欽歎無已

兩漢三國既已成編今復發明典午之始終則南北史隋唐五

代必將次第撰述他日願預拭目焉忽忽姑此為謝餘冀若

時珍愛以對褒擢

劉濠州揚庭淳熙十年

某竊以秋暑加熾共惟知府朝議印組方新台候萬福戶口既

耗則耕殖必資游手生聚未至則軍士去來不常平居可耳緩
急扞弊將如之何今 聖上遴選良守必為經遠之謀以寬優
顧願言善護寢餼別需褒爾

某特辱書翰喜聞涓吉洗印長牋詞采清新三復欽歎向所示
佳篇至今藏之篋笥也邊頭恐有新聞毋惜時以幅紙垂報近
漕司劾倉山漕縣透漏銅錢指揮必已徧行又無賴之人過淮
行劫盜馬之類前此多失措畫繼今一切無慮矣幸甚幸甚
某悚息上問庭闈緬想榮養方隆壽祺增永春聚均吉有委切
幸垂戒葉丞相止于此殊可惜也某悚息再拜

王守鎮

某竊以秋氣漸涼共惟知郡朝議台候萬福辱季夏所惠書不
勝尉感保伍固當團結第客主戶雜處驟然編排恐蠻獠未動
而平民先被其擾况既立大小保副則將來州郡必有差役科
需今時守令豈人人如執事簡靜受人者乎所以逐一降旨行
下同吳提刑相度蓋結甲總轄苟不為文具則自足外禦內守
切望審晷經久之策麻陽移戍須待提刑司報大觀專法便得
之幸甚餘幾喜愛以對褒陟

郭崇慶

明復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凝寒共惟知府宗丞填臨暇裕台候萬福邁往之
姿博古之學翱翔班綴垂上要津擁麾而去土思固釋矣士論
則深惜捨王國而重侯藩其望未歸者摠也更幾保畜迄據
素蘊
某自別不勝思企知用七月末眠篆名邦樂土密邇鄉社可以
忘萬里遡流之艱險矣長牋多幅疊紆盛禮欣感亡喻邊事帖
妥諸郡皆可少寬年豐事簡不妨著述否安得請教如前日但
時披漢事讀詩編以當會面而不知相望之為遠也

陳江陵孺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漸熟共惟知府安撫顯謨即中填臨暇裕台候動
止萬福某特辱誨存不勝感尉資序未正已為丞相言之矣襄
陽雖近邊而荊州尤為要地郭帥乞更戍時移萬人并家屬過
棄止餘八千人又恐老弱在其中切須語統職官留意閱習
如使府城池之類迨此從容皆宜經慮張欽夫作帥時教民兵
甚成紀律後來不廢弛否無事為有事之備高明必有所處祗
進其饗飫者耳餘冀尊生厚愛以需召節

傳道州 伯壽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炎熱共惟知府即中台候萬福曾主簿來辱書翰

且出送行詩及離泉山以後古律一編方歎服不暇繼又蒙嗣
音仍錄示近作二百七十韻富哉學乎杜白亦當放子出一頭
矣三復以還即舉似二三公皆謂詞筆如此乃使淹回遠邦不
寘之中朝鳴使國家之盛吾徒真可愧矣提舉司止說潭道二
州未報豐歎何至相舉劾不必他慮惟財賦一節直是束手難
措然非獨治境也其餘二相必具報未由會晤切幾願令珍愛
以需召拜

孫饒州

紹遠

淳熙十年

某竊以踐長觀復共惟知府郎中茂對昌辰台候信膺殊祉緘
書遠暨感荷無已祠請弗允眷意甚厚自可安然以布惠政新
憲想便赴上舊在平江必相熟也屯田募兵極歎閱慮今止令
郭剛於六軍中每軍抽二百五十人就州廢圩修築耕懇不
至擾民而疑敵既勤委教輒具布之其實未諭乃久長之策也
餘冀保頤蚤膺召節協剛長之慶

潼川岳漕

霖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炎熱共惟運使大監澄按餘間台候萬福比復伏
想已達諭及靖州曲折不勝感悚屯田事想便施行今襄陽力
主此議兩司若競勸庶幾有成手李謙蒙特達之知近世所稀

告示并奏檢照牒並封去望就使司徑遞與前輩例皆如此也
恩具記謝前况餘幾順序珍愛以俟召節

又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澄爽共惟某官持節雍容台候萬福蜀去朝廷遠
上所深念遴選膚使夫豈徒然折估弊極諸司取會未齊官吏
從官而不支俸何以養廉耶鹽井利害必已熟究未由再晤切
幾順序珍愛佇膺殊獎

某辱季春書翰二以長戕禮意甚厚且開褰帷又以為喜北方
遷都意向巨測正宜自治如四川近裏比日蠻夷因循弗治其弊

非一義勝軍夔帥雖極力措置但恐協力者寡未易就緒瀘叙
尤不可不留意近言者理會城寨官有兼巡尉者已行下選差
此乃使同職事且望早與差注大抵萬事以得人為本不然雖
有良法羨意皆成文具矣

蘇倅玘 淳熙十年

某辱書翰喜承台候萬福按行良勞所不利害詳悉不勝感荷
今民力困甚須中外每事優恤乃副上意此未嘗一日心安
也無費向來計數與之不謂先易後難致不足用今朝廷何緣
更有支降已劄下制同及軍相與那融亦聞彼有利源第未審

多寡夏既忠朴望與商量稟制帥共圖之餘續馳報也浚河利
害初未嘗與聞便中幸示副本庶可贊成杜詩稟蒙傳錄幸甚
魏公集既未能刻板筆吏或有餘能傳以為惠否干叩皇恐景
迂祠堂記已頌餘冀若時珍練別需晉用

張靖倅 孝曾 淳熙十年

某竊以春序猶寒共惟通判朝請台候萬福書翰遠胎且復詳
陳蠻洞利害本末非特欽佩愛子亦以知賢別駕留意邊防如
此之至不勝欣感為官擇人最為要說所謂布馬若非前日吳
汝翼百計招誘之則羅鬼國經隔部族甚多決難遠涉而來此聖

上所以注意安靜以杜後患未審眾議今復如何嗣有所聞毋
惜垂示不敢洩也餘冀保裔別承寵渥高臨率萬公世其
某向蒙諭及外邑闕官緣事在三省勢須下部勘當遂未能盡
如人意歲計今既改就總領所莫稍便否治境風俗圖舊聞一
二今得詳觀他日可附王會篇矣劉友諒不職如此奏劾固宜
二漕俟通書當及財賦事併幸照亮此限以來西都督
本番其妻提幹 淳熙十年
某辱書喜承尊候萬福班馮字類深歎該洽史遷古學一旦發
明於千載之下何其幸也敬藏篋衍不勝感刻別紙所諭謹誌

汪幹初為一二相識所惑欲退闕銓曹又贊之致此紛紛既得
未示即取案牘詳觀且令作執事一狀明言朝廷若許汪退闕
未審其合與不合還江東若許還江東則乞通理已歷淮東月
日又說破將來舉將足則願成資如此則往來兩路皆裕如矣
准章萬一不足江東又可擘畫所謂渠成秦利也餘冀保愛

胡殿撰與可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炎熱共惟知府殿撰台候動止萬福祠滿宜被晉
用便通諸公書為佳季子大竟不起賴高誼率寓公助其後事
欽歎無已四一想當何以處之能同子壽赴柳州否豫章諸位

縱待制有遺言今必不能周全蓋自求之不暇耳元弼亦不說
曲折或有定論幸垂諭如錢物之類此非所惜只要安頓得是
耳餘冀以時保重即承天寵

延廬帥 璽

淳熙十年

某少事布聞濠州效用王寶訴部將張琦事其初必是寶作過
逃遁故琦拘其妻口寶既怨恨遂許琦擅召人冒代承請共一
百一名朝廷若盡情根究却恐衆人或不自安今只委使司疾
速移公結絕望密下濠州根問張琦因何以寶妻給與張整其
曲直便見不必理會承代一節也却別降旨將濠使效盡數開

具年甲鄉貫及所習武藝除正名外雖代名者皆與從實注籍
仍舊支破錢米目前既安人心向去庶免冒濫并要見部轄將
官職位姓名亦望密以書諭濠守子細理會勿令騷擾乃善去
年淮東強勇軍之類已如此施行矣恐欲知曲折故此布叙切

幸台照

荆鄂郭都統

稟
淳熙十年

某竊以秋氣日清共惟都統刺史轅門整暇台候萬福比幸數
面殊以尉懌茲辱書翰又深感刻暑行勞動喜聞已遂善達屯
田運穀計有餘裕中元後所在得雨襄漢如何向諭及就部曲
中擇統制稍異其名且示以暇日往來之意適因 聖諭遂降
指揮望蚤以名聞趙丞相帥荆它日民兵可壯軍聲亦一助也
有委望以幅紙垂示餘冀保愛以需功名之會

又淳熙十一年

某疊辱書翰喜承台候萬福邊防至計莫大於協心以協國事
蓋廉藺且猶交歡李郭亦相勉忠義况都副帥本一家乎非都
統家傳忠孝濟以智畧安能及此欽歎不已嘗縷悉奏知天
顏大悅繼此別當詳布不聞閫帥幾日到彼後進宜有以教督
之吉與忠有旨特差一次單君朝夕陪侍亦可喜也羅守止此

殊可惜聞其家甚賴調護幸甚幸甚餘冀若時珍愛以需異寵
又淳熙十一年

某近拜狀想即呈徹秋冷共惟台候萬福迺筒報處邊事不謂
盜折已嚴行根治期於必獲也北界動息如何或轉芻王諸子
勸請乃父還燕又轉西夏頗擾邊未知果否自治之策屢嘗奏
稟每念荆鄂邊面西至金均東至光黃橫亘千餘里昨緣西帥
分認地方議論不協由此合為一司或疑兵馬數少難於分布
則紹興初岳忠烈獨當一面所統兵不滿六萬尚未及今日荆
鄂西軍之數徒以將士賈勇措置有方遂使襄漢奠枕宛洛震
動及庚辰辛巳間聚八萬之衆於襄漢僅能自保其利害得失
蓋可見矣今都統自襄臨鄂恩威素著比得來諭深以前人分
彼此為戒緩急欲竭力赴事功此古名將用心也閻副帥欲先
稟議然後赴鎮想曾子細商確雖云敵之衆寡機之先後難盡
預度至如規模布置在我者必有定說謂如某軍可使轉戰某
將可使犄角孰為要害所當力攻孰為藩籬所當固守能定能
應兵家先務豈幸詳報即為敷奏也如江陵必已與沂公同計
料守陽羅以國家計戎隨州以護三閩閻副帥切切以為言到
彼曾熟講否游九思若都統援鎮江例似亦可行又未知此君

肯遠適否更望斟酌當奉承也餘冀以時珍愛佇俟功名之會
其近嘗遣狀想無不達都騎幾日渡江峴首金城屹然今復施
之江陵足為永久之利上恐湖北水退稍遲興役迫冬專令
諭旨若陰雨寒凍即時暫免工役以執事治軍嚴整加之仁恤
何事不濟區區版築豈勞總督也忽未暇它及續當馳布

某比遣記幸無浮湛辱正月手書至感赤目雖愈而瞻視遂昏
衰年固應爾也虜中傳聞不一邊頭得端的否有備無患餘非

所問襄陽一帶後來得雨否迎送頻併豈易支吾王帥守邊未
必非所長言者既弗察亦無如之何也陳克明辛三已如來論
定續馳布

又淳熙十二年

某蒙書翰至感李汝弼差遣已得旨依黃夷雅旦夕將上它
有所需勿外北方竟未知端的彼此懷疑簽兵括馬造舟殆無
虛日中間又妄傳契丹之擾惟荆襄全無報豈非烏林答在汴
京獨妄作耶修城錢已差人管押赴總所所在城壁年年脩葺
隨即損壞惟襄陽屹然如金城乃知經畫初於者即為悠久計

則後來自然不費心力今荊州賴提督當無慮矣有所聞毋巨
細切望諭及

又淳熙十二年

某此遣記幸無浮湛茲蒙諭及江陵修城曲折亦聞之業已曾
給將來所費必過元料柰何昨沂公再三密見諭謂工役云初
事體甚重須煩台旆一來所以專降指揮蓋規摹一定來春甚
易為力茲必然之理也大石林牙果是虛傳虜儲允恭死却恐
端的天時人事勢應豫備上流重寄正賴卻穀更幾勉旃與同
官得果肯如別副不敢入使手以防漏洩望密垂報當為進呈
或徑奏尤善

書彙卷第十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九十七

劉子九

張子儀總領

淳熙十年

某竊以歲晏疑寒共惟提舉寺丞澄按餘間台候萬福手書為
况甚尉馳企一道歲事絕長補短當得中錄示榜文及水利冊
深歎盡心屬吏奉行固宜惟謹趙陳譚三省旦夕將上必減磨
勘循資也潞公帖傳之樂石真可不朽當時納真本決不至遺
墜細觀文意正爾相屬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自不須更用扇對
况下兩字亦與登高不類似無足疑蜀中有公集偶隨行無本

試閱之如何未由會晤切幾順節保育以需嚴召

又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某官登按餘間台候動止萬福褰帷劇部非特寬上顧憂而一道利害以次興除足行所學長戕別紙遠紆盛禮感刻無已柳桂易動難安最宜為曲突徙薪計大要財賦白撰必擾民產亂中間嘗因李壽翁獻言欲與打筭補其闕偶為國瑞權夕即妄有沮駁至今以為恨然錢未數極不多使司亦可通融前政所見不同不肯為耳垂惠無窮不在節下乎某連日腰痛轉動不能勉強作此殊愧草率餘惟順令珍

厚愛倚方深行慶還召

又紹興四年

某竊以首夏清和共惟總領少卿寵渥維新台候神相萬福某比復狀納弟網帖方行數日而邸報至竊復正卿班仍軍餉盡還物可卜陰眷自茲持橐無可疑者某雖以天假休茂之幸緣日日疾疾交作力控祠請旦夕必遂亦未知入境之日所以未果專致賀緘適李壽之子正夫部米運行必獲迎拜略叙拳拳餘冀相時珍瓠對揚天寵某少事向蒙諭及此間才賦素踈從容某既未知其入頗不在

上下相籠幸俛人言自惟柔懦素以奉法循理為心不敢稍越
常規又連年云云去年嘗欲懇元善少卿輟一畝網少補不足
未蒙用旋不敢固請今就託李丞面稟曲折謂如柳州戍兵舊
調鄂軍五日總數歲費數萬緡而軍士寒暑往來損折甚多其
向在密院適林黃中守長沙嘗諭令改用此間諸軍自此使所
省此一項支費而本州借請折洗却費萬餘緡何所從出漕司
減折粳錢二萬緡罷橋口酒利數千緡遂以坐困凡某百苦方
節而略不睹從容之效者以所裁多而所支夥也今方四月已
闕軍糧未免借兌豈為久計未審可因元善告新之際許從前
請否某業為歸計渠城未知為何人之利然一方所繫不應專
為補謀也幸值故人敢以情告餘續具記

善蘇又紹熙四年

某竊以氣應黃鍾日舒化國共惟某官道隨副長祿與入且台
候動止萬福真才懿行詳試滋久入持禁橐不在此時手某幸
依大莛無從面賀哀病廢學又不能敬占公啟謹以手劄致奉
拳尚幸台察寒威方勅信蘄寶御至蘇對揚天寵
某此具記想達台聽年至病侵
窮秩滿負四且去備嘗歷懇
於兩社間然後入奏焉歸謂可必遂今韶函復下進退維谷最

是短於理財前到此只作一年計不忍承例歲貪二十萬緡所
入招徠偽契與訟以困良善一切罷去俟人自為之一料因循
許時猶未得代遂成商君之法未年常賦外當辦禮六十萬緡
涖手無措儻用是罪去亦幸矣米運科撥告早行下若比常年
近郡多遠郡少則所省水脚錢一毫以上皆是拜賜之數敢不
知歸前年初到時畧辦飛虎軍供給錢一項月四百緡荷磨元
善權免二年來正當滿繼此尚須致懇少展其期聊預言之猥
屑慚汗

謀疎息拜問台 實眷欽相均受新社節中例不敢講禮况酒

如郡政視昔尤酸薄難容白納敗闕輒有闔中鐵絲果架一事
連山金柑三百顆廬陵金橘千枚臨江披綿鮮五百顆恐可助
孀孫止壽之一二特以要遂妾觸突臨筆願報或有委需願聞
令弟主簿何時可至也招揮一節本州當三百人無限二年而
小民貧困應募踵至旦夕且發一百餘人過此權在收以待來
年雖云破絰總制錢然在此日給及發遣川陸盤纏亦壞于緡
茲又橫費之一端日近復添差揀汰及滯正任滿無替頭者增
數十人何以支吾窮人命分惡祗自笑耳

某竊以及紹熙四年並其前年及後年

某竊以歲晏凝寒共惟某官有政足財神所相勞台候動止萬
福闕閱在諸卿之右論思乃學術所長持此久外得手更冀順
時致養倚對期召或謂某亦不若其其長至禮合致賀弟老病不文又不敢倩人為之故輒以手書
伸頌詠乃蒙双緘盛禮無乃以是愧其簡乎不然何執謙之過
也後時不果眠儀以報惟深佩刻而已其人某人回游動台翰指
答益探感悚未運令弟既不欲屑就專候改差之人襄陽綱自
當先發也此間財賦月有收支定數中間緣違法放信稅不問
年歲以近有無爭競來則與印其訟訴至今未已也歲收一二
計萬緡用資支費者在此或不知本末遂謂富貴而漕或兼權
則好事者又縱吏之將常賦削除以萬計其既一遵律令且
尼爭端遂成漏底所幸歲事稍稔節用省費乃能支吾二年前
嘗具布於李正夫縣丞所携之書尚蒙記憶否諸色緣向來監
司因他郡祈禱例令住催一月之類總過時民戶不能併輸遂
頗拖次却非滲漏曲荷垂軫乃敢及此皇恐皇恐飛虎四百千
文字納呈借易皇恐

明隆慶五年宗卿侍郎

大得熙十一年

某竊以雪後晴寒共惟知府檢詳双旌載路台候神相萬福比

復狀為慶何未閱覽茲蒙嗣問從審已拜麾符奉親西渡觀閔
既朝蹟嘉禾又為舊治次舍所歷榮樂已多况吳門棠陰未遠
開藩之後想見士民鼓舞不勞而治矣海寇已趣斷必無輕恕
渠魁就捕非威令素字賞罰公明豈能臻此不勝歎服忽忽布
復莫盡悃悃願言加護昂首即遂來歸固不敢以隔閏暫阻一
覩為恨也

又丘宗卿侍郎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暑雨煩濁共惟知府微猷檢詳政成暇豫台候動止萬
福某汨汨度日音問稍疎每聆治轂亦足為慰久雨下田無傷

否聞雪川已被害也趙丞才具如此在今豈易得節推員闕上
台已用彥衛矣浙東賊賊婁促提刑司而未報近不免督責邸
吏方云事屬浙西亦已嚴切行下更囑劉憲速具數來當取旨
支撥二千緡甚不多夫何足斬或浙東自有之望徑語趙彥膚
申來也覩施丈又說寨兵事尚未見公文恐是在三省耳許浦
利害極多緩急莫須用四明故事否幸密垂報餘冀若時珍練
以對嚴召

又紹熙三年
某竊以上冬晴寒共惟某官宣威有德業助多台候動止萬

福其前月已謁祠旦夕得報即還廬陵屏迹山樊以佚其老惟
傾耳君侯為聖時三大功副此願望至於後會邈然則拳拳
依向又非翰墨所能寄也天氣日益凝凜信蘄遵令衛生荷國
殊寵

某比使者歸嘗游布尺紙想追路呈徹不審幾日開府少城聞
就夔門與趙衛公相會四川利害講之固熟臨之以名儒碩望
百城自應心悅而誠服民其有瘳矣某欲去不能辦專介偶同
僚蘇倅遣人還鄉莫的於此輒布一二伏幸昭察不文曾責

高聞趙從善泉使

師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凝寒共惟知府即中開藩有俶台候萬福廬陵大
邦豈不足以為政六守狼狽多其自取今得良二千石一洗宿
弊郭施惠術吏民自應信服教明之後可以凝香宴寢矣惟歲
歎諒勞區處諸司必相假借因書亦當及之酒稅乃州郡利源
人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官醞若味佳私酤雖不禁
亦絕二者高明當得其要領翁超聞正是行兇人託劉成以自
解今既不貸亦足懲後矣餘冀若時珍練倚俟褒重

某竊承奉詔牧民消辰洗印諒深歡慝繫官于朝既未獲修維
梓之敬欲附尺紙為賀又因循未竟果煩翰墨先之感懼何可

言也長戕藻麗三復欽歎况迫無由視儀以報又深愧悚謝章
已令報行矣州定置鑪大可駭何至是耶幕官事只依指揮結
絕甚善進建之擾不止一家早後豈堪如此被實惠者矣計若
人之罪則何足恤也路鈐虛位正欲使諸卒知有郡將近求者
紛然亦有大關節一切拒止黃林須得一文字乃可施行向者
固嘗面言下政何順聞在廣西併望物色垂報吳政却似愿恪
若軍中人則又崢嶸矣家况既村居恐因遣介來望諭令取家
問幸甚又淳熙十三年

某前日方以書付胡堅茲緣病倦未暇再遣記但切愧企冬春
之交雨雪過多未知夏秋復如何減豁旱傷多拋絰總剝錢帶
納常平其理灼然固嘗為貳卿言之但此間事體執事熟知之
若非視人如我躬親為郡國計算則不過便文自營而已此文
移所以山積也它續馳布之嘆豈必計於立也夏國信於
又淳熙十四年
某疊勤誨翰知使車按部去月未方面是稽具報必辱情察天
堂山鐵樣及相度措置鉛山場等並已進呈正恐招兵費大江
東諸郡歲供難繼遂爾遲如增益槽添作屋使司自可施行

莫不須待報否毒暑異常還臺當以休旦別拜狀
王清叔舍人卿月淳熙十一年呈玉笏
某竊以天氣清肅共惟知府安撫祕閣舍人填臨有裕台候萬
福乃者嘗以幅紙附漕司人回必遂閱覽請詞文字不魯上蓋
宸眷加隆宜圖羊祜杜預之勲豈必揖袂浮丘也夏國部落之
說果可信否盱眙謀報葛王諸子勸請還燕容或有之所奏三
事屢於榻前商議萬兵自鄂移荆孰若往趨襄之為便昨郭帥
有書欲與副帥協力北過武昌必得要領兩軍緩急相應乃是
朝廷命令非副帥召正帥也往者王宣趙搏勢均力敵首鼠觀
望所以合而為一復離之可乎今再以書與郭帥別紙錄呈荆
南城已降肯揮將三之一損壞者先脩矣餘在闕副帥書中未
由會晤切幾上體閭寄加厚保調以需召節

馮總領憲 淳熙十一年

某辱六月晦及七月中三書不勝感尉秋冷共惟台候萬福虛
恨曲折並已劄下或欲因叩部市馬執而殺之豈有是理惟中
策當議必已見之少卿蜀人其念鄰國之計甚熟且遠每事必
欲協議蓋有深意興元旱災勾憲來求度牒恐其後時有旨免
米糶濟地遙往復經時民為邦本其利害又非軍旅比也洵陽

求者甚衆上特畀田候更望勉以報國京西鹽事殆失於輕
信今當有以助之酒課緣戶部獻疑尚未降旨揮然亦何疑也
雅州委制司西易庶於郭守無傷耳餘冀若時珍練以需召節
某拜問慶門眷聚緬惟均受多祉劉韶美之子澄為利掾望與
延譽想以鄉曲之故不待禱因來通書悵然念髯老之風度輒
及之皇恐皇恐某再拜

又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歲晏凝寒共惟天助將明百順來備名儒環望宜在王
前升正九卿蓋以重任難其代耳綸綍既頒知眷注之彌厚遠

勤誠敬感刻難名未晤語間敢蘄觀願致養倚俟召節

至

某比於雍君處領珍翰不勝佩服何雍之學識士大夫中絕不易
得可敬可愛三衙取馬生券乃是久例豈復增損惟江上諸軍
曾支破致令乞丐於市極傷士心所以兩次取會錢數然後下
使所科撥若經常不足自可申省就椿常銷豁付漕司及西京
邦定成文具高明必悉此意金州閔隘本州舊與都統司分差
兵民而前後爭執紛然殆類秦越之肥瘠今秦嵩申上津仍歲
水旱戍夫之糧失所欲併差官軍官軍有限豈能分布已稟
旨不改其舊而月給戍夫錢米一年既總三百餘人所費無多

切望番念即為施行大卿蜀人而又憂慮深遠固無待諄諄之
言也彭州張倅英仲淳熙十一年春今奉命出師西
某竊以天氣凝寒共惟通判朝請佐理餘間尊候萬福三宰百
里今貳名邦典郡宜矣嘗為三省諸公言之計未夏美解當有
所處匆匆姑此布復餘幾順令珍厚以對宸渥會廷焚燕外
某昨辱長書諭及西南夷曲折不勝感荷尋辱嗣問益佩至意
蠻人本不能滋事往往州縣綏御失平奸氓又從而導之遂至
作過消患未萌全在守令得人耳有可見教繼此願聞至叩至

即請以滋軍更備共計以而備置銀對其謝言谷台知禮士真

嘉州樊倅炎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凝寒緬惟通判朝請佐郡政成尊候萬福名儒之
子累為諸司所薦今勾龍提刑又誦淹滯可見才濟下諭三郡
即詳稟丞相已計授代之期續議進擬矣先德積學積文為西
南儒宗頃見玉山汪尚書稱道不容口今讀譜注韓文四十五
卷博洽詳精有前輩未嘗到者此書定傳後世非獨為篋笥之
珍而已欣感欣感薄遽占謝有懷莫盡願言順時加愛即俟寵
命福詳初蜀州樊倅炎淳熙十一年

陳邕州士英 淳熙十一年

集竊以天氣暄和共惟知府安撫朝議年兄填臨有裕台候萬
福辱去冬所惠教不勝尉感便民五事皆深切著明洞丁緣宜
州小擾未欲輕舉若州府徐徐自行之他處自可次第料理惟
益貨一節利害甚重昨降旨下帥司必已熟議地遠又鄰諸蠻
與內地不同凡百更望加意上司或未諒不妨力言彼此皆賢
者初無固必也餘冀若時加愛以需召節

趙明州師夔 淳熙十一年

其竊以歲事更新共惟知府制置殿撰填臨有裕台候動止萬
福控制海道事權甚重此得味文欲降錢脩船覓此奏稟亦聞
葦弊甚多如軍中人每要立功前此例借作首直甚無謂也其
他俟續布聞餘冀以時珍愛即膺召用
其載惟春王三朝以卦為泰若時良牧惠利及民者博則於介
祉亦信衆人乘此令序入踐禁塗無可疑者過勤緘啟良佩至
意茲酬來况併致忱禱切幸加亮

其北復狀為開藩慶想已呈徹游勤惠問喜審治效日彰台候
萬福許浦船屢與殿司說若果欲移則當撥歸制置司今得來

示若合符契也治境控扼海道平時須過為之備近者有旨拘
收借事兵卒必已施行主將能否亦望詳論大抵早正素治臨
事乃不倉皇高明當有以處之矣餘冀順時珍愛即膺次對之
寵

王茶馬渥令淳熙十二年與下廷言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都大茶馬頭謨使司成功台候動止萬
辱^福十朝所惠教不勝尉感馬政脩明邊方寧謐宣勞多矣中間
傳聞夷人為結連之計今必無他秦黎州既熟一方利害似難
移湯却聞其懼無以善後切切欲歸果否嘉州奏為備甚至袁
弄當不敢萌桀驁之心凡百更望與制司消息未形想毋待諄
諄也後來所示教事悉已行下恐有當知者併幸忠告地遠惟
恐不中事機耳餘冀保畜以俟嚴召

王憲正已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提刑右司平反底績台候動止萬福特
辱誨翰不勝尉感牛口灘薄鷺舟御乃贛石常事不必介懷廬
陵路鈴曲折極荷垂教見令戚侯執帥司兼領正合來諭自此
且未除人也向幸甚荷周旋近漕司奏乞撥油麻錢五萬補助
贛州三省方濶議此乃志道刮刷州縣以自肥而不思白撰財

賦科罰百姓貽患無窮其所得幾何耶寧有盜臣誠可歎也忽
忽且復未究所懷願加保願以俟嚴召之錄歐陽修王禹偁
其竊以春晚氣暄其惟知府判院政成民悅台候萬福特枉蒙
問深佩眷予勸課農桑千里皆務本之人甚休甚休二月未霜
雪不至深害否綱次宿逋當為丞相言之版曹農寺自來鮮肯
出豁分明只欲符移紛然積壓登帶其實所入則有限耳忽
布復未究所懷願言若時珍愛以俟召節節幸甚此致謝
再勸不又紹熙三年

某契勘湘潭最為大邑鄉分濶遠財賦居本州十之三自來注
選人資望已輕又緣范承直丁憂之後本州權差嚴縣丞攝事
其人雖廉謹有餘然畏事太過詞訟不敢予決常賦亦多積壓
今來郭承直到官才力既短適苦足疾聞訟牒日至使司自此
想益蓄縮日就廢弛本州便欲按治則初來未有顯欲別委官
對易又恐邑民知是州郡之意望風輕侮况目前別無可委之
人欲望使司選委清強官一員與之西易庶幾百里得受大賜
郡中亦可省力須至具稟者

劉公實提刑頴

淳熙十二年

某特辱書翰喜承近別台候萬福按行不無少勞顧逕文字極為詳備旦夕納公文去殿司元約蓋寨屋五百間今既移青龍三百餘間所增亦不多惟民田須依時價酬之此非軍中所能區處上令漕司同平江應副望道此意於使君也軍人被殺可駭聞殿司已重賞緝捕未知可得否暑甚吏占草草續別馳布敢幸台察

鄭少嘉尚書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炎暑可畏共惟某官治化日成台候動止萬福海舟既未敢遽集勢雖先以告戒恐誤其出入蓋敵情難測諜報造舟東海在我安得不為之備耶臨安五月八日五更地震近得江西閩中報同日如此浙東如何不勝憂懼之至鄒坦家者間素服其藥近赴使司駐泊若無所用不審可差出令一來否僭易之罪餘乞保輔冲襟以需登拜

閻才元侍郎 淳熙十二年

某頃嘗奉記惟絨啟盛禮坐待來介需報遂成稽晏非敢怠也茲辱五月誨翰喜尉亡喻教閱義士誠不可緩王去惡久移益部得旨煩侍郎別擇人未上貸緡五萬亦已曲從惟茶馬總領打算事非密院所能辦而夏官主興元置監休息宕昌綱馬

甚力正賴區處修閔費纔千餘緡姑置之蓋取其大則小可略也邊報難信虜儲則果天未知誰立擾萬緒其自茲始乎增秩辭免中批不允諒即祇拜偶都統司急足回撥况具此未暇他及續別脩染

又淳熙十三年

某游動書誨亦嘗遣問然豈若款奉笑言之為樂也邊備飭修圖籍精詳粲然形諸奏劄謹為涓吉進呈大契上意西清次對從天而下某與副樞諫聽欣然豈南門既闢氣象益新遂底文明之效歟多賀多賀田世雄自漕司案其暴刻之後朝論紛然適李正之封送金州權郡所具斷過人數止是兩名贓重者配本城餘皆販私茶人刺為廂禁土兵平利令王仲圭直以涅軍為徒流安得不駭聞聽徧示朝士衆謹稍息改守沉黎上以為然蓋三省共議非某能致力也然望執事亟作書勸其凡事謹畏以避謗嫉大抵守邊以廉靜為本而以措置備禦為急未則應之夫復何慮使政績勝前不負薦口豈惟渠之幸亦國家之利也連日暴下草此為慶續別拜狀

劉帥三義 淳熙十二年

某特勤惠翰喜審台候萬福畿西重任兼總諸司非時通方豈

副遴選瑞麥少蘇累年之旱隨州亦有繪圖多賀多賀邵生反
覆如此幸前後所降旨揮斟酌照應不至背戾止緣朝士每得
徧詞輒議論不一如楊嗣勳極通練其施設必繼高躅糴糧固
嘗博詢衆議蓋法在三省不得而與也邊報皆妄去秋王清叔
已報西夏大石擾且云唐鄧戍兵皆西北去其詭譎類此可
怪可恠郢倅胡大中廉勤解事恐遠方難得屬吏委使故一再
言之餘冀若時保愛以需召節

楚州錢大受之望

淳熙十二年

某蒙諭羊浚在任已得旨依劉超云楚州防城器具百無一有
莫須早作擘畫否朱振又殂誰可當其任也 上於財賦甚番
意聞前政所積已支盡當思善後之策楊帥每以招納北人為
言所選使效更宜詳細他續馳布

又淳熙十二年

某疊辱誨翰喜承收御宣勞台候萬福招填忠義人年齒皆狀
若訓齊有方他日必得其力民兵萬弩手諸軍申請不一全在
區處如何耳修換槳船想極如法海湖鷓舡不妨密切措置緩
急旋集欲立賞格須別作文字專一論此前以打造費力遂併
寢耳防城器具俟奏下即為取旨帥漕比稍通情否有我護

局賢愚通患惟以 國家為念則不然間探一事最為要切前
後多不得實切望番意兵法尚詐北虜尤甚雖死亡未嘗諱專
欲濟其所圖輕信定墮其計劃神保之子已回否其人恐能言
大槩也陳汝礪說雖是更須物色其實子細垂諭海道風色難
必倉猝能遽至否張佐戀舊君未肯赴辟喻口等處皆要地而
部吏出職者以力而求似非所宜願加審擇

又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清和紀序共惟填撫邊城台候萬福百廢具舉甚副隆
委虜中調兵造舟又修汴宮姑以防戰抑別有說耶樓櫓等支
費太夥如何應副新帥如到更須熟議務令可行及善羊友諒
想已歸凡百所聞毋惜垂誨餘冀若時加愛以對未渥

張彥文尚書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秋暑可畏共惟某官政成民悅台候動止萬福某尸祿
無補憂懼萬端坤載不寧連亘數路聞閩中尤甚 上因趙子
直奏䟽遂以親札戒帥憲謹察盜賊消患未萌富砂風俗素獮
豈弟中和當有以化之矣未由晤語切幾遵令衛生以需大用
某特枉誨翰諭及添差官謹悉如歸正一項堂除素無藝極兩
年來並已限員只是諸軍將佐隨其三功次數例帶外路差遣

止得一任向來逐年發遣故無擁併四五年間偶緣水滂留在
軍中不覺數多然未嘗不分在諸郡自夏中得來文即令住撥
其後兩員乃先差而續到非敢爽約詳悉已令劄下敢幸台照

高汝一變 淳熙十二年

某比拜狀想無浮湛茲承誨劄不勝感尉三事奏已下並得處
分積糧若止望坐倉恐未易辦其他如度牒召人入中之類亦
可行否更度彼間要切者具奏為佳神勁軍千人幸加訓練保
捷亦宜措置但無器甲則亦徒然効用恐總新難應副兼諸軍
請受薄而彼獨厚恐併神勁牽動爾比盛傳大石林牙擾而
黃河南北繕甲積糧泰然無虞深謀熟計略可遙度襄陽為國
門戶尤宜過為隄備望與都副帥熟籌之

又淳熙十二年

某比方拜狀茲未暇嗣問神勁將官奏已為進呈只從使司便
可也所陳便捷及忠義人誠為可用 上以皇甫斌是個之子
彼間一帶人情極熟緩急亦可作一頭項故以使府鈐轄令提
舉蓋行少卿之言也乃公得祠未必不同行宿將破有人望但
任性少委曲語言多犯人其實無他吾曹方以國事為念自可
容忍因會閫帥千萬及此意幸甚

又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秋暑已闌共惟某官為國長城台候萬福辱書翰不勝尉感樊城閔南萬山誠為要切今冬郭帥巡邊必可熟議兵力難分顧臨時應變何如耳諸粟尤不可緩效用錢未恐總領所力有不及耳民兵器甲既闕帥肯抵換支撥善不可加已得旨依以備緩急若為悠久計則須諸司通融乃可所謂紙甲殊省費又不知能當箭鏖否宕昌馬續報馳餘冀若時保畜以俟嚴召

又淳熙十三年

某跨歲大病今雖勉強朝參猶未全安所以不及親具記皇甫鈐轄因會煩再三致區區邊頭諸事草創分職云凡百且徐圖之忠義人更委曲與郭閔二帥商量既彼此為國何患議論之不同也大抵無事為有事之備者最難蓋因循則誤指準亟更易又張皇以此全在深思熟講耳器甲俟報再即取上旨閔帥欲成彥節為正將主上已從所乞矣

利路李憲大正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霜冬晴凜共惟提刑判院按部雍容台候萬福數勤書翰不勝尉感遠方法禁素弛得賢使者一洗舊弊列城受賜為

多非特席逸也忠勇軍比平民須稍寬假他日乃可責其用命
令委田世雄佐帥府稍加料理未審當否田在金州或謂猛於
治盜而賑濟有功如此則與漕司所按不同姑酌其中付以戎
事更望因會勉以凡百謙退志其遠者大者甚幸龐守所論西
和草料錢極有理若監司總領視州縣為一家民力自然稍寬
不然上下督迫其害不在今日也王樸所陳甚詳然未敢徑行
嘗委所屬相度正恐悠悠耳凡使司所當為如酒場之類自宜
力與改革以副臨遣之意如博易抽差等不妨具奏上於遠
方利病惟恐不聞縱有不悅豈能勝公論耶奴兒結事備知本
末大石林牙無能為也禁銅錢三省屢畫旨其施行頗峻自此
必須少戢軍器物料旦夕當行下脩閔三砲所宜詳審蓋彼常
疑我掩其不備若一切不問緩急又將失備計常與才元侍郎
及軍帥議之軍糧折估見作措置其他凡可垂教母惜諄並
不敢泄也餘冀保愛以需召節

又淳熙十二年

某相望悠緬每患音驛之難繼但極馳企辟一二屬官并南平
倅皆已施行換錢引限衆論不一更與制司熟議為佳西府曲
折前已遮護母慮母慮叙州乃沂公姻家制帥所以芘存之馮

卿人多稱善若私其鄉黨至誤公家事此今日大害雖賢者不能免可歎可歎

邵鈴轄之綱 淳熙十二年

某承惠書喜承起居佳福勝兵事既易帥固知未易料理然忽而不問又非悠久之計已劄下帥司同本軍從長理會新守幾時到更且協力措置為佳易地似太蚤計勉圖事功以俟獎擢此外萬：保愛

鎮江翟都統安道 淳熙十二年

某連辱書翰不勝感尉山陽重地劉超名將都統又再三丁寧必能盡力軍務最是間探欲明苟有所聞切幸垂諭令似升差緣奏狀未曾降下不敢先言又近日臺章方論將佐事勢須少待崔統領深知其熟於淮上形勢偶詔三衙薦夔路鈴轄而步帥謂堪此任故煩一行張世英是武舉出身 上欲激勸來者姑再令從軍前已用都統奏而罷之今豈有用之之理不必過慮也

雷馬帥世賢 淳熙十二年

某辱書翰至感吉統制事緣北方正爾疑似不欲遽有更改今議論先定俟彼動作為之未晚也六合牧放亦未須行蓋因理

會券食錢議者遂為增添財賦煩先會計所遣新馬實幾匹隨
行實用幾人有無家累歲月間共合添錢米若干速為垂報即
當奏稟行下既只一兩程自不難辦亟此奉報切幸知察

金陵閩副都統 仲 淳熙十二年

某近違已深傾兩向辱書翰喜承轅門整暇台候萬福 宸翰
寵頒益彰眷倚諒深懽慶若便刻石則須多進十數本恐 上
欲分賜諸帥耳王統制用十年之勞轉官雖嘗有例久不曾行
今茲乃 聖主特恩知獎厚矣因來諭輒之餘冀以時珍愛佇
俟功名之會

金陵郭都統 鈞 淳熙十二年

某近踈奉記不勝傾企虜儲夭折不知誰代其位聞葛王尚留
涼亭九月還燕未審果否昨總所被 旨刷具軍中營運等事
馬司者到已多日獨使司文字未至專待此同進呈不可緩也
執事忠城許國公正裨身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上所以眷倚
士大夫所以歸重實在於此然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豈能一一
皆能如意副貳所陳縱未盡善有可行者毋惜俯從偏裨中亦
宜細大并包去其恭甚蓋是是非非本為正理然習俗已久聞
聽易駭革之以漸容之以量固所優為苟有所聞既荷心照不

敢不告耳過目即焚之可也

又

某疊辱書翰喜承台候萬福向者巡邊所陳要切非為他人悠
悠之談此固上所欲知而公論因以歸重不勝歎服大石林
牙恐是慮中別有深謀故揚此聲使我不疑茲可備而不可喜
也結約事前鑒甚多豈容輕易更須多遣間探時：諭及幸甚
李浩等想已遣來副帥和易凡百必與之商量自古名將惟以
果毅忠實為先後世乃多暗常枵虛今左右卓然自立心乎報
國雖未能諧俗天豈不可恃乎

江州劉都統光祖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天氣清和共惟都統刺史台候萬福寵升階秩遙領郡
符異渥沓來可卜宸眷疊勤書翰不勝感悚汪賓緣近例不
差額外上以都統薦之甚力已刷得中軍副將一闕處之張
德明亦如來申惟張堯臣者比因步軍司奏辟吏職玉音宣
諭屬官須用士人兼言者方論創闕事遂不果行其它有可垂
諭者勿外餘冀保愛

金州田都統世雄

淳熙十三年

某比復狀想無浮湛再動惠問喜承台候萬福秦守既交印必

相與協心為邊防永久之利幸甚幸甚折估事俟總所報到方可施行脩閔增戍已得 旨行下併幸孚炤未由再晤切幾遵令養生以俟功名之會

鎮江張都統詔

某特勤誨翰喜審消辰視印號令一新百順來備沉識精忠自結 上知今茲選擢正賴洗滌宿弊有可垂諭者勿外為幸巢縣城壁恐復因循雖令李侯疾速相度庶畢其說尚未報也捐行橐以助用久無此風矣顧君辟闢緣從者已離彼遂格而不下若欲其來京口却示及公文也餘冀若時保蓄以需功名之

會

又淳熙十三年

某辱示翰喜承台候萬福示諭備知曲折 聖主明如日月自能洞照不必過慮巢城緣有居民田恐議者指為搔擾所以再降旨揮幸速選官同黃漕審究利害只俟回奏便有處分切冀垂亮秋暑萬 保愛別需異數

金州秦守嵩

淳熙十三年

某辱惠翰喜承守邊暇裕坐膺多祉守閔隘人前後州郡與都統司爭執不一要之任責則同難改頓易更望多方措置為經

久之策深恐水旱頻併事力不及已得 旨令總領應副三百
餘人錢米一年既有以恤之人必欣然或總所未暇科撥使州
且逐急那允為佳不然或致流移悔無及也忽忽姑此布復餘
冀加愛

揚州鄭帥興裔 淳熙十三年

某辱惠翰至感示諭修船緣虜主遷都淮民已多疑懼今若從
使司行下則文移紛然必更傳播不免徑付諸郡使府其一也
三萬緡上決不惜但船數與張撫幹文字頗異同今既各郡
為之若家委信實人料理亦自不難所費且與那允候見多少
申請支還未晚江湖打造不特所在科擾兼差人撐駕遠涉其
費又當數倍矣教民兵事曾條具否望蚤理會仍須與解事人
商量庶令適當聞每次多成紛皆由區處無術耳處甚占報
草切幸恕亮

某竊以秋氣漸清共惟知府安撫都承填臨有裕台候萬福比
具緘啟為賀想已呈達茲動劄翰不勝感尉巢縣城壁旦夕取
旨惟濠與安豐不能禁戢踰淮盜馬之人甚至殺其主簿果爾
將來必移文會問彼未嘗聞盜賊涉吾之境此却數有之安

得不問此已劄下望與措置施行高明處此固應綽有餘裕更
幾順令保蓄以對殊渥

具啟鄂州閩都統世雄 淳熙十一年

某近別不勝傾企即日想惟以抵治所履况集福荆襄沔鄂邊
面濶遠自西金均東自光黃昨以王宣趙搏各以地方不相為
用逐合為一軍議者率謂兵馬數少緩急難以分布殊不思岳
忠烈兵不滿六萬而能往來襄鄂內撫外禦威望隱然况今三
處屯兵視昔固已加多若更招募不特財才有限亦恐未必精
銳如向來庚辰辛巳聚八萬之衆于襄漢僅當劉夢之師略無
成功其利害可睹也此得郭帥書深以向來自分彼此為戒遇
敵則竭力相應甚有古人之風左右過武昌必已熟講雖敵有
衆寡機有先後臨時應變難以遙度然我之規模自應先定大
要得士心則寡可敵衆古今不易之理也守陽羅事及隨州增
戍曾熟議否既開幕府凡百宜一一條具奏聞却示副本此外
萬：為國保愛

又

某辱示翰喜承墨線臨戎體中安適高帥劉漕皆有志事功凡
百必能協力慮遠幸甚幸甚江陵城已依來申且令都帥先往

飛虎事見此商量買木亦施行指揮內令安撫司津發者蓋緣
帥司向來曾有文字謂本軍利於興販今更委曲通書為佳激
搗士卒使之精銳最為急務冗兵雖多其實何所用也所薦三
人上皆令津遣赴審察矣餘冀保愛

又

某屢勤書翰至感趙晟傳汝楫輩到軍當已成久彥節便往供
職否招軍事得趙總領報應募漸多更煩留意王環其來極遲
司馬辟闕為人所先殿帥與之厚必別與周旋也諸軍射鐵簾
上欲激勸勇士若候式樣却恐後時一面令閱習為佳城役正
勞神用它續奉狀

書稟卷第十三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九十八

劄子十

王謙仲樞使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春晚寒暄猶未齊共惟某官永慕栢園有神扶相孝履
 支持自承杖桐護鷹每切馳鄉日因應酬未能以尺書道奉
 乃蒙遠墜書翰愧感無已襄奉在即恨奠送之無由三復誌文
 詞義懇惻追蹤前哲尤用欽歎挽語固願勉強適半月感風今
 猶憤未能下筆姑酬先辱續別拜狀餘冀節哀自重臨筆頌
 望

某悚息拜問。稠內眷集。緬想少均安。王道夫去後。上海諭三省。欲與倅偶。無近閨。惟石城二年。遂就部中。取與之恐。欲知也。此有所需。切幸勿鄙。

又淳熙十六年

某狀辱劄翰。具審旌麾。引道計今。祭戟已開。又聞減省。迂吏裁節。從物一洗。近日之弊。相饋送雜費。例皆以律。令從事民力。其有瘳乎。忽忽姑此。布復切幸。台炤。

又紹熙元年

某竊以季春之月。天氣暄和。共惟樞密。知院大參。幹旋鈞樞。惠澤夷夏。神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杜門掃軌。遙資河潤。瞻承悠邈。悵然徒深。敢蘄妙畜。天和佇登。冢席崇階。進陟未敢。為門下賀也。

某自遠英矩。旦晏懷仰。既收朝蹟。不應通明。政府執所當然。高明必賜矜亮。因恃以無恐。豈謂情誼。拔俗未忘雅俗。專介貽問。禮意優渥。三復感浣。殆非聲畫所能形容也。明公声名震古今。事業掀天地。臯夔周召不足進。烏日與斯人。涇泳美化於田野。間為幸大矣。他無足云。

某衰老得間。復值明公億寧。內外得遂。麋鹿之性。每切感愧。問

及啟廬尤荷眷恤初乃民居絕無人烟其左依城右逼官路不容展拓秋冬尚可度暑則費力平生在畎畝常懼踰分今處之甚覺裕如又向忝要近凡孳累用度每令窘束歸一切聽其支費往恨降之晚緣此亦復相安否此乃徂茅之術前輩嘗用之矣聊發廟堂一笑

又慶元二年

某竊以春半氣序暄和共惟某官德施威暢威夏帖恭默膺多助鈞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杜門坐俟掛冠之報母足齒記帥牙在望晤語無階敢幾調適寢即登家享大攄相業

某自承易鎮近藩浸還異數知延登有日自合函馳賀問屬嬰痾枕伏旋值國郵憂傷憔悴微軀且不自保則於人事宜其一切廢絕然常愧負方寸敢圖謙德過厚專使賜以好音豈惟大激衰懦其厚士風多矣感怍固不待言也明公學術精深規摹闔達欽惠荊州固已福及京師上以先太師澄清之效夙著湘楚思廣綉衣之好以彰世濟之美復煩此行非先一州後天下也曹參趣裝茲其時矣不勝翹望之至

某竊聞譙門已遂起工誠急先務記得題梁是紹興乙卯席大先名街適一甲子而復興非偶然也惟城壘一事往嘗與豐叔

賈誼定然後有請旨揮既下而叔賈為彼門一二多口士人游說百端中變其說欲大起民間廣壕塹如邊城之為殊不知內郡與邊防異一則不可無垣牆二則舊基尚存弟為古木蟠根日摧月壞故命軍士芟除已見遺址若非叔賈異論則癸丑年自可訖事當時展期非畏九良星不得已再次年某去而元晦安肯續前人之事於是有裁截之說若謂兵布于上以異防託則雖子城亦難周徧緩急守禦顧方略如何耳此甚易曉也今甄灰日就毀棄良亦可惜未審明公亦有意否因筆及此正恃雅契惟一笑而怒之

程元成給事

淳熙十三年

某比辱二月二日台翰喜承靜治成功台候萬福昨復狀幸無浮沈繼以賤体三好而惡倦於執筆遂稽嗣問弟切企仰近日宇文尚書上殿論諸郡不依淳化約束擅招廂軍已有旨令監司具折望檢照元旨揮全文蚤為區處幸甚及此切望行下都郡勿令違戾幸甚餘冀若時蓄珍誦周南之滯者甚多行慶嚴召

某皇恐拜問慶門眷集緬想上下攸寧樂平之諭謹悉亦知曲折也泰之祠滿諸公欲以一郡處之竟未有深以為念想常通

書有委勿外

書

周文忠公集卷第三

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又程元成給事

淳熙四年

某竊以歲華有假共惟致政待制給事年德加新燕居日適台

候萬福昔人有云無事若靜坐一日是兩日台坐急流勇退從

容葵心秀野攬有之間白日自長脩齡方永區區羨慕豈惟鄙

夫願加保調副此頌詠不指致事

某比於奏即附記釋解前詩其至必稍速懇縣人逼歲方到祇

領教墨感尉已深二記詩序綠筠罔賦等又蒙誨誘彌勤三復

尤切歎仰給事早以奧學環詞獨步一世得謝而歸齒宿意新

詞音敷暢視泰之加臨明焉非特知筆力之日勝又喜壽祺之

未艾也某素號淺拙老益謬悠蕪之心氣時作久置斯事近用
沈存中法以膠泥銅板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禠紀二十八
事首恩台覽尚有十數事俟追記補綴續納竊記過目念舊未
免太息歲月之汙汙也佳林虞衡志會飲滑稽二帖并考坡公
在宜與歲月併致斐几道遠不能致它物皇恐

慶元二年

自身創錄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政致閣學給事道隆德重神人致喜台
候起居萬福相望悠緬再晤無階念舊思賢寸心日驚敢祈保
輔寢養永綏吉祿

某比審上思正元之名臣紹熙之舊學特頒異數進聯學士
之班仍錫身章以昭殊眷初聞出命亟於充之書中略寓惟悰
敢謂謙德過人先貽函教諄勤案幅感荷深矣仰惟天爵自尊
形於訓詞而上皇夙敬模又將安車趣召於兩宮交懽之日
由今以始當不一而賀云

某自蒙恩得謝本可閑適而稟賦素弱老益多病近復耳聾
目昏步履亦蹇未諭神明不衰豈夫子自道耶康廬奇秀甲天
下山樂天殆非虛語春暖杖屨若再至彭澤則趁四月遊覽五
月避暑秋涼言旋似為得策未審有此意否廷秀相去數十里

非經昔不可往還歲財一會面却常常通問因台諭輒及之

李秀叔參政 淳熙十四年

某伏承公劄諭及鄭康孫事謹悉 上既覽奏即令改充閩中

路鈴此闕美印頗久今茲親擢蓋重宗工之薦也下政劉堯卿

雖將家未知能稱職否向蒙諭及蠲免舊欠三省尋裁減萬餘

緡自有堂帖所以不敢別具復併乞鈞炤 子公函宮文辭之日

又 淳熙十五年

某竊以孟春之月風作峭寒共惟某官綠野雍容八神交相鈞

候動止萬福某尸素無補日切汗顏侍拜悠邈更深傾仰仰新

妙畜真粹以對起召

某又違英矩懷思不忘曲荷謙光時賜書教每一展讀輒尉快

彌日不能自己蓋道德之隆詞翰之勝有以眼小人之心者如

此非勉強而然也

某恭審以大學士之稱榮使珍館輔臣異教近世罕偕消日而

拜絲綸播紳莫不欣服尚稽馳慶首辱華緘感悚交深尺紙莫

究萬一尚乞鈞照

某容瞻行馬無由往奉杖履遙想功名成遂燕處超然起居惟

適之安丕享無窮之樂回視某輩強心為智憂詭畏譏惴惴度

日者其勞逸蓋相萬也因書自致不覺忉忉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某官台候萬福

湖北趙提舉善譽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某官台候萬福去歲日致遠勤書翰林

來价不俟報遂稽具賀必辱深察治部大稔殆澄清之效耶高

陂等課利歲僅百緡而四十五處被擾若非賢使者表而出之

遂將為無窮之害諸公殊歎服也未由再晤切幾頓令珍攝以

俟召用

某辱六月所惠書喜承台候萬福湖北今歲雨暘以時豐登可

必舊欠正宜少寬每見他處人力未蘇一遇收成官司便加督

迫往往反思凶歲况湖北民困又非他處比今得賢使者遠方

有所恃矣王宰極荷茫存忽忽姑此布復餘幾頓序加愛以俟

褒詔

王宜州 侃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清和在序共惟鎮臨邊藩台候萬福才猷敏茂著声交

廣固應頻被褒重過勤緘故欣感無斁禁軍士丁既已措置詳

備藁爾蛮獠自無能為至如錢鹽却當按月支與益固易得但

聞般運費多漕司未必如期應副州郡畏外臺不敢力爭此利

聞般運費多漕司未必如期應副州郡畏外臺不敢力爭此利

聞般運費多漕司未必如期應副州郡畏外臺不敢力爭此利

聞般運費多漕司未必如期應副州郡畏外臺不敢力爭此利

聞般運費多漕司未必如期應副州郡畏外臺不敢力爭此利

聞般運費多漕司未必如期應副州郡畏外臺不敢力爭此利

聞般運費多漕司未必如期應副州郡畏外臺不敢力爭此利

聞般運費多漕司未必如期應副州郡畏外臺不敢力爭此利

害之大者惟高明常為曲突徙薪之計甚善餘冀以時珍攝別
俟召用

韋昱 淳熙十三年

某比幸數面知名門儁胄自不凡也別後方切企詠亟辱書翰
喜承起處之間百順來備特進蚤以文受荆公之知平生浮沉
中外浩養益充觀逐佞之篇槩可想矣臨汀副墨拜嘉甚感永
惟厚積畱取鍾英夕拜致位近班直声凜然雖不大用其遺後
人則多是以先使君名在循吏執事復治縣有声今雖俯從幕
府其進蓋未央也臧孫有後理有必然更冀保頤以副所望

某上問眷集均祉榮御幹暫閑可念馬綱事切中時病極感極
感有所需勿外

木安豐 旦 淳熙十三年

某此月初嘗復狀計猶未達游勤惠翰殊以尉荷二人安可不
審前所申多後時且似道聽塗說耳金陵戍兵必有紀律向諭
及節制雖不欲創行其實在境內無不受命之理也忠勇軍民
兵誠可用平時亦當有以得其心也俛統制復官恐部中稽緩
徑取
旨施行其告已遞往淮西帥司幸語之它續馳布

林沅州 堦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秋氣浸清共惟守邊暇裕台候萬福家學淵源推以治
民必著惠政過承緘啟告洗印之期不勝欣感羅鬼中馬若非
向日州郡妄覲功賞縱吳汝翼引惹其來彼安能越軼生界涉
吾之境是固無足慮者惟沿邊蠻僭不一省民時有交爭而土
丁乃弩手名存實亡緩急無以備禦此則當為曲突徙薪防微
杜漸之計高明必有以處此餘冀若時珍愛以對褒重

趙充夫 淳熙十三年

某承諭極荷不鄙羅鬼距沅州甚遠隔以諸蠻非止一族向因
吳汝翼妄謂市馬可謀厚利多方誘引以來一時守臣從而信
之彼乃捐利遂旋假道方能叩邊既杜絕之豈復再至近者恐
是小人偶揚虛聲而邊吏不察忽遽來告即諭以內無招引之
人決難遠涉已而果然大抵傳聞多失實如陳虎之類是也既
荷忠告輒此詳及

又 紹熙二年五月

某竭違風度日以馳情暑令正中共惟宣化名邦台候倍擁繁
祉下車浸久威愛交孚亦聞奸眩時欲結集輒先事梗其喉牙
消患冥冥間千里受惠多矣今十連屢奏乞大有以存撫之乘

此時相與經畫永久之利不亦善乎故人子往赴上抗正備驅
策其人連謹可教也餘非尺牘能盡惟冀以時保番對增秩賜
金之寵

趙揚州子濠

淳熙十三年

某每勤教翰豈勝尉感王俊閻振有未耗否道聽塗說鮮得要
領不可不察也萬弩手與民兵異既免稅役而事藝全無議者
多以為言遂令州郡條其近方申到止可在家閱習未春遣官
按拍其詳並已劄下又慮守令張皇追擾否則文具悠悠因通
諸郡書望徧諭此意大抵法無不善行之有過與弗及耳偶病
目不及親染他續馳狀

又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秋氣浸清共惟知府安撫龍圖少卿鎮臨有裕台候動
止萬福比嘗具狀為開藩慶茲蒙誨翰感懌無已先德啟真王
之封非特少尉孝心遂將傳芳史冊茲聖朝盛典也未由面
叙弟切馳情願加保願倚俟嚴召

某疊勤公劄謹悉巡邊恐動觀聽未見降下文字或在三省耳
楚州招淮北人亦嘗丁寧之令姪孫自可徑權此與其他攝局
不同尚何疑焉嚴先領武鋒比朱振如何強勇等軍兼付彈壓

衆論允否並望批諭脩城更不覆實裁減一依初料又於漕司
支椿常磚并蘆席其餘錢米不過數千緡三司辦此有餘只是
聖意欲其堅久旨揮甚詳望戒官屬勿視以為常程乃善民兵
萬弩手方類兩路守貳所陳審而後行庶免文具併幸垂炤

新永康倅李季章

壁

淳熙十三年

某遠辱長書貳以牋啓學博辭瞻玩味不能去手自非天分人
力兩得其至孰能臻此真可世其家而名後世矣邇日不審履
况何如舊物未歸諒深懽慙茲雖未能大攄素蘊然以別駕奉
親懽亦足養志多賀多賀相望悠緬後會未期臨筆耿耿願言
為遠業珍愛

李季允

喜

淳熙十三年

某辱六月所惠書及放一通詞源浩浩發岷山而注于海一日
千里殆莫測其涯涘何其盛也即日所履何似奉親著書當有
以自樂曾俯就銓試否知縣通判俱已得闕自可彈冠以昌遠
業某數日乍衣綿目痛不能親染惟冀厚愛

田提舉

渭

淳熙十四年

某特蒙寵惠新詩既歎才華且愧厚意浙東歲歉正賴賑恤昨
日有近臣奏諸暨縣強民三五十輩以投託質借為名強割大

戶姚縣丞趙廿一趙七三官人家禾稻白門鳩姓孫人義安鄉
姓黃人數口皆以窮餓自縊此月九日縣尉王尚達十二日府
稅官吳松年各因被差下鄉為村民三百餘人擗轎請驗田至
擊轎兵毀從物邑中閉糴人情洶洶不知果否 上已令豐儲
倉撥米二萬石往相助望稟帥參及繡斧同為區處幸甚因謝
米况併及此其餘夕即必能具布矣

張瀘州

志

淳熙十四年

某昨辱三月所惠書知脩城畢工馬湖蠻帖帖無事方切欣慰
茲蒙嗣問益佩愛予炎暑可畏共惟鎮臨有裕台候倍膺繁祉

蜀土狹人貧豈應更用刻深之士來諭諄諄不勝感服便民五
事併切欽歎尚阻晤語臨風馳情願言保固冲襟以需召節

某衰病不才久滯朝列毫髮無補積愧素餐豈謂推排遂聯宰
席歇後之譏自猶知之况於輿情過蒙敦篤遠貽緘啟詞義高
古非所宜稱一味慙荷薄遽脩謝殊草々惟寬明容恕幸甚

某悚息拜問侯門仙聚緬想上下均福煇茶賦初緣淺陋不能
識前輩用筆意乃蒙寄示釋疑大篇發揮妙思使某掛名公家
詩集中一何幸欽清虛四帖重煩宛轉臺山舊事亦勤贊揚茲
又幸之大者敢不重拜賜茶數種并雙角龍團味初嚴而後甘

却是真茶併以馳獻蓋捨此無以當大手筆非為禮也

江西陸提舉 洸 淳熙十四年

某此已具記茲再勤諭及度牒折米事蓋嘗劄下矣美惡難辨
升斗多弊貴賤不等所以未容徑行今既先刷十五萬緡趁時
收糴將來徐徐補還誠為得策不然分度牒與旱傷州郡仍約
漕司多方那充是亦一說惟賞格未頒不可誤人其他區處必
皆有緒大抵委土官僧道勝于胥吏若守令務為文具則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此最當在所察也

某前日已遣狀昨日乃聞江西度牒難賣州郡甚困科擾今早
已用臣僚奏劄收回却充上供錢糴米急此布叙候到請一面
拘收回司差兵級星夜解來封樁庫送納其它當別作措置行
下幸垂炤

鎮江張幾仲 淳熙十四年

某辱真翰不勝感尉 光堯厭世臣庶哀摧公家世受異恩固
應切攀髯之念乞配享奏狀已付出舊例集議然後降詔有如
循王忠烈茫然首從霸府必為公論所推矣境內士人葛庚詩
有陶謝風向來書詣當塗心許之而未果發會渠即世前守欲

以官田潤其家未竟而召田丹徒備知曲折望試詢之或償掛劍之心耳

湖南趙提舉

像之

淳熙十四年

某蒙誨諭衡州曲折亦備聞之直情徑行語言輕易非執事度量汪汪豈能容恕如某輩平時屢被醜詆只得自省其過耳渠屢有請祠文字緣國哀未暇將上諸公欲與易地又念替期非遠迎送紛之所費不貲更俟少定商量先此復來况切幸台

王瓊州

光祖

淳熙十四年十月

某辱八月所惠書具審鎮臨遠服台候勝常殊以尉感家傳小錄得窺承平制度何幸如之地圖併領東坡所謂四川環一島百洞蟠其中信矣便民五事皆確乎可行弟邇來重于改法例送後省及六部者詳解有施行徒費月日擬欲直取昔又恐將來太守非其人雖歛錢物而流弊自若如江鄉和買之類反貽患于無窮尚通猶豫若及執事在官使疲眊少寬二年後人知所矜式其庶幾乎屬以國哀具復草草惟幾頓令珍愛以俟褒重

王順伯

淳熙十五年

某辱誨翰喜承別後涉履脩塗台候寧嘉武昌回祿初見總領
所申狀謂案牘被焚深以為慮今得如此幸矣水災異常聞公
安一縣皆已推盪而諸司略不及之未審果否賑恤民隱計與
諸司熟議矣遣使本圖裕民近王卿申比前政增收七十餘萬
緡向若稍寬州縣豈非美事耶薄遽占復草率霜冷倍靳保愛

浙西羅春伯

淳熙十六年正月

某自聞召命念欲馳問而短才疲於應務竟爾未暇茲勤誨牘
感悚無已通日台候復何如大著力行所學悉意賑恤使一道
黎庶當歎歲而無浮殍陰功陽報自應入儀禁近況主知素
厚人望攸歸者乎即遂晤言更不怛惟幾善愛以對天寵

祝汀州

檄

淳熙十六年

某辱七月所惠書喜審台候寧嘉楊斌已補進義校尉其次者
亦有名目帥司事干涉頗少但謹視盜賊毋令復作可也補銀
既免而天申歲貢又傳所省必多尋常便民事件皆付後省
其肯省覽稀矣節制屯兵某向在密院曾為江陰雷州畫首
遇捕盜則從權事已如故最為良法若用此申請必從此不欲
干預耳餘冀以時保畬允甚草草為愧

李猷之侍郎

淳熙十六年

某竊以歲晏凝寒共惟某官領袖從班神明攸介台候倍擁休
祉更禳仰体方隆之眷加厚保調大用在通臨風傾頌

某自頃手續叙別之後每于今小坡問動靜竭從去國声迹遂
無由相聞矣間審淵衷思賈亟頒召節儀曹鼇禁金匱石室極
儒先之榮遇不勝斯文之慶兩社尚有虛席意者已遂宣押遠
方特未知耶日與士大夫共深傾佇而已

某貪祿忘歸罪戾山積曲蒙 聖主天覆地載俾得奉祠鄉縣
其僥倖甚矣未知所以報也社門省誓不敢以姓名入京都况
侍從要路乎豈謂侍即照肺腑之無他念金蘭之惟舊手書先
逮意愛有加厚民風而篤交情實閔政体豈獨某拜嘉而懷感
也末由面謝臨筆姑叙萬一切幸台照

書藁卷第十四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九十九

劄子

葛楚輔樞密

紹熙元年春

某竊以芳春妍淑化日舒長共惟樞密同知緩靖華夷神天顯
 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家居得遂野苾履厚矣遙睇門墻正阻承
 教臨風悵然敢乞加衛寢鍊永弼具運某忽忽違去鈞表遂
 將周歲道德可尊固與眾人同一瞻仰眷與素厚和心倍劇綢
 繆書牘缺然則以用捨正異勢當爾耳高明無所不燭而又常
 善恕物得免干戾已為厚幸走介而予之書此礼何敢當此意

何敢忘也忽忽叙謝莫究萬一敢幾垂察

某仰惟明公問學文章世濟其美至於德業之茂謙和之至則又本於天資而加免焉是宜自上結主知下孚物望自登政路忠言嘉謨表表在人耳目歷案記已宣布值國盛典晉榮秩蓋未敢多賀也

某仕不知止顛沛固宜上賴聖主降寬二府曲為道地使得奉祠歸里一去十五年交游零落殆盡老病復疲應接省讐之外困眠飢飯而已最是目力昏乏書冊盡束高閣舊好游山今復足力不強前輩云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今方知為實錄每荷眷念輒具布之

張漕

淑椿

紹熙

自贊

某自依河潤而未容曳裾賓閣此心日以馳騫春序浸暄共惟使節光華台候駢臻多祐江西劇部漕輓之推重于他路非獨財賦灌輸京師者多亦以士民繁夥凡百倍費區處自匪真才豈能膺此遴選正恐朝望素隆前已垂上禁矣又淹于外理必不然更靳保衛粹冲即奏嚴召

某久欲致褻唯賀每見前輩閑廢中於時責書問往往和而不敢唱此亦泥古不通之過旬日前迫不得已借具一帑方悞觸

冒未知其達否而故人愛念有加先墜筆翰其為愧感豈易名
言忽忽叙謝莫究悃悃尚幸澄深

方吉州

崧卿

紹熙元年夏

某竊以暑氣尚清共惟知府朝議千騎載塗神物隨護台候倍
擁殊祉更幾保衛真粹道膺非常之寵

某拜違雖閱歲時而箋校韓文朝夕在目固無異親薰而灸之
也茲承出鎮大邦豈獨推上德而加之民固將邠魯其俗馴
至于道既為斯文喜又持以自賀

某比審內出行符畀付良二千石屬方掃軌荒郊謝絕人事未
獲輕為賀問徒與田父共歌來何莫而已敢謂雅眷不遺墜况
緘放詞意高妙如泉源不擇地而出顧某何足以當之久怯大
巫雖欲視儀酌答含毫運意迄莫措辭方擇子弟如泥鄉侯者
誦習中和宣布之詩庶幾風化轉而上聞或助選表用以為報
云

某仕不知止自貽顛沛歸伏里閭愧幸則多向緣前政偶相率
聯每不自安今資賢牧涖止方脩吉甫之上業無陸九之嫌而
有其懽抑又幸矣

侯聞近音別布悃悃

丁提刑逢

紹熙二年

某自頃復狀日欲嗣音而杜門不與便過因循至此惟是傾企
實勞寸心茲奉誨牘愛予溢于翰墨感愧交集炎暑喜承清風
一道神物相勞台體駢臻多祐

某衰老幸安猷畝弟百病交攻略無寧日福過理所當然不足
矜念晤語攸緬滋劇馳邈所願垂意衛生倚需異寵

某載惟文章政術獨步斯世自結上知踰二十年正以精明

敏達所至夙利除害奏課第一適當重外之時致緩環賜今距
成資僅三時亦既除代則螭陛鷓閣此去恐煩踐歷矣振官府

之委靡而不塞姦眚衣食之原最為上策如漢世繡斧逐捕抑
末矣賢使者在此夫復何愛劉卿已到常德否老于帥節必能
協力布宣德意尤可喜也陳君舉所序佳篇朝夕玩味歎仰無
已沅湘古迹滿前按行餘暇計吟咏益富猶且不以已長絕物
一丐梁山惡言何其謙也三復來諭但深慙懃

黃提舉

唐

紹熙二年

某竊以秋風生涼共惟提舉即中奉使察州神明攸相台候信
膺純嘏德望揚歷諸儒推重近者侍從薦聞不一而足召拜何
疑更幾加意保畬丕承天寵

某自南康入還上狀之後尋以瘡瘍大作起坐俱妨雖審使車
已抵臺治日與士民依賴澄清而未能一脩尺牘少伸贊喜負
負何言今想螭階入近旦夕謹因崇仁趙丞自此赴官扶憊占
叙不敏惟台慈矜察幸甚

某竊以秋煒致爽共惟某官

紹熙三年

某竊以秋煒致爽共惟某官玉立從班神明從翼台候起居萬

福內外致遠追兩漢燕許常揚曾何足道君舉到闕必真學士

之除斯文章甚晤言悠緬臨風悵望敢祈為國珍練行展經綸

之蘊奉以書內衣及雙帽然福即其孫其非簡過難其書其

某連年抱病形體骨立中夏忽染沉疴絕而後蘇迄今猶未復

舊乃值重華遺弓號慕痛切生意盡矣特蒙誨問三復感塞

茲者天下事已定公卿協贊之力為多魯公勲德方隆中外攸

賴江海殘生知免矣四明書尚未暇遣贈謚想有成說

書
同
五

某悚息拜問國太夫人欽想壽祉彌隆令弟奉諫即已遣報潘君文字切望成就之毋使某失信於紫微幸甚餘具別幅

薛象先少卿 紹熙三年

某自聞以奉常造朝息禮優異指期待索雖竊為斯文慶而未敢亟奉尺書內外之勢則然高明必亮其非簡也臘近寒疑共惟雍容曲臺台候倍擁殊祉某乘障正藉餘茂弟老病日侵倍費支吾開春即申祠請邈然晤語更極馳情願保粹和丕承寵渥

某悚息拜問慶門仙聚必已偕來宅在甚防頗安便否少蓬想日相會於班列知其兼職勞於撰著不敢以書慰之然極瞻仰尺書輒至門下蓋有少事永州乞加封神祠具如別紙不無主張之望幸甚率易也

鄭舜舉侍郎

紹熙三年

某竊以上冬兩寒共惟宗正判部侍郎論思禁路台候動止萬福某比具尺劄稟世忠洞鄒浩事未審已蒙施行否今又有湘潭縣部五十一等情節具之公牘此間地廣人貧村落竊盜習以為常數人共得二十餘千若皆坐強劫傷王家而殺之實為可憫又不敢輒有縱舍輒具奏乞降付秋官或殺或貸蓋本無

害人之心頃在朝路見強盜罪至死者案未必具次數及贓錢
多少斟酌取旨今次數既少贓錢又不滿五千故敢告之下
執事其已丐祠此書到日乞不難其出入資以長辭蓋
俞旨必下但目前不容稽留是以冒昧言之愧汗無已餘新遵
令衛生即登八坐

某比海以幅紙白事想達台聽茲審親膺簡擢脩聘北鄰玉節
光華李揆不足道也歸止八坐竊幸賜言之中云郅浩獄止是
申省莫已施行所係頗有利害蓋難以中國常法治之若止令
編管來長沙乃善想陛對受國書正忙不敢多幅

張國重提舉

紹熙三年

某近附憲章使人拜狀必關清聽茲有少事冒言之清湘楊炤
者廣西人頃在朝以其奮身遠方稍出其類頗嘗延譽拘于初
改官不能所成也其後陳君舉在本路論薦有任滿陞擢之命
今聞以民訟送營道不知其事如何敢望一諭或可闊略否脩
城本意以飛虎軍將佐數人曾經版築頗知次第今皆老邁過
數年則新進者難責以此故欲及某在此為請于朝丐十數萬
緡張本今雖蒙恩曲後然工役浩大時月正寒方逐旋措置

甄灰度亦未易遽辨魚老病龍鍾開歲即再求歸昨乞付之漕
臺蓋為是時也特勅台諭敢詳布之湖表信皆大火此亦時
微有遺漏幸警備隨即撲滅衡陽多竹屋尤宜照管也

章德茂侍郎 紹熙四年

某竊以東風解凍共惟知府安撫待制侍郎化行江漢神物贊
襄台候動止萬福某已具尺書致泰亨之慶重勤双啟甚非所
安不敢重複講禮數語姑酌大況餘冀滋厚保調嚮用繁祉
某密鄰大府藉賴為多音驛時通又足自尉尉醞多且旨每拜

嘉未嘗不感愧于中曾酒愈不敢出蓋知自甚明耳元夕以大
功服未除既有監司略舉杯約哦百千燈同一光之句以自解
耳豫章增創山棚郡人呼舞歎服鉅公之手段也聞連日滕王
閣劇飲殊不畏風蓋福人然後可以與民同樂耳頃平父二十
一日啟行嘗云侍郎欲見芟堂始未謹以封呈全無文理忽忽
又不及裝褫若近思記則豈容輕易所以蓄縮未敢錄去然決
不敢食言也

徐永州 榘 紹熙四年

某近扶憊復狀想已達聽日俟祠報他無足言惟一事前略布
之而未詳左右與武岡爭承甚急正謂力不足也今脩路種木

砌祁陽石橋蓋候館置溷軒百役並興當田疇闕雨之時不留
錢谷以備賑恤而委之土木莫後來虛名人不謂然萬一流聞
于朝武罔之辭直矣速已之為善如種木最為徒然勞民費財
隨即壞矣素荷愛予有聞不告非忠也未知能相亮否病勅草
草

諸府 紹熙四年

某仰惟公府尊嚴不當頻以寒溫之語上瀆鈞聽茲有悃愾敢
言之某向蒙 恩守郡但期滿歲即復丐免是時亦止謂年齡
遲暮才力弗強難久當繁劇耳身則未甚病也自今夏以來嗽

疾大作幾至委頓調理未愈尋苦腹疾百藥俱試效驗茫然形
骸瘦悴心志零落衆所共覩非敢飾說昨伸祠請尚闕 俞音
尋得朝士書令稍緩再請是以累月未敢有言今賴鈞范已及
成資去七十僅一年縱使掛冠已是稽晏况乃強扶衰憊日對
民吏內愧心顏外積曠戾雖欲自己力豈能勝已具奏并申尚
書省備陳此意不敢便求休致且乞授以宮祠伏望某官念其
出入門牆之久矜其老病事勢之迫即賜放擬俾遂所請丘山
大惠何日忘之冒昧控祈戰惧俟罪仰乞鈞照

常德府袁機仲 紹熙四年

某竊以歲事將新冰霜疑互共惟某官道洽政治神天交相台
候動止萬福某束裝欲歸為日已久得省劄即放行適天寒非
病軀所宜拙恙愈甚方次醴陵尚需半月乃可到家臨行冗甚
不辨專介嘗以書附莊簽判叙別未審無濡滯否愈遠麾幢臨
風依悵願言厚加保愛即符泰內
某已去郡不暇脩元正之問特蒙委沈翰墨感刻難名易傳說
解義序河圖洛書說皆本之經旨以破諸儒好義之弊嘗一變
可知其味所恨淺學寡聞莫窺要妙尚俟他日請教元悔恐須
一來魯衛之政夾湖而治甚休甚休益之相聚可喜前亦附數
字今未暇再也

楊子直祕書

慶元二年

某竊以中秋澄爽共惟知府祕書千騎辦戾神物隨護台候起
居萬福天氣日益涼冷調攝為先尚祈加意膳服倚需褒表
某自別德容老病侵陵尺書間闊昨承優游麟省姓名不欲輒
入帝城暨矚出牧又未敢亟為賀問迹涉簡怠心固不角高明
燭物必能察而怒之不然安所逃罪耶

某比聞對揚稱慝謂膺進擢而力求治民以考功竊計郡國望
召父之臨者非一而未忘舊治欲續前功上不能奪竟為十萬

戶之福士類無不欣詠父老至于鼓舞其老病杜門已踰一年
雖不能自同于負弩之令然不覺曲踊之三勵也

某連年災病略無十日清安納祿蓋非獲已 恩俞已幸又叨

進秩屬告命未至尚稽叙謝双緘道舊意遠辭達久無此作如

獲拱寶榮感無已

某心氣不寧荒廢筆研假手非禮輒用手牘見恭敬之實惟台

慈加亮幸甚

又 慶元六年

某悚息拜啟某官相望非遠音驛幸未至甚踈要不若時奉言

笑之為尉也歲事將新共惟賢業浸亨對時受祉百順來備王

春度玉墀不勝鄙人拳拳之祝看書樂道為况當日佳前輩閑

居作無限工夫正謂不以應酬空過歲月耳某妾欲走介敬承

起居因循至今愧不可言卜居竟如何古云求田問舍蓋先後

之序若且以俸餘市良田而捐數千暫為賃居計則所費不多

它時食米有羨徐求一區似未晚也迂闊之見未審然否正寒

萬萬保重不宣

王南強提舉 慶元二年

某竊以氣序嚴凝共惟提舉吏部奉使察州神人交相台候萬

福學該流略倫冠名魁已游承明著作之庭脩注演綸歷階可
至更冀珍調寢膳即對嚴召

某比審臨遣大庭庶按江右委寄隆重過于閨臺往者莆陽鄭
公嘗以龍首持龍節今茲調燮辰階吏民甚以為寵繼者若非
執事而誰大用可卜矣某幸預部民日望行郡爭先睹之快云

某久違風度企仰為勞自審先臨臺治盍以姓名自通又念已
掛衣冠杜門養疾人事俱廢蓄縮而止敢圖大雅好謙惠顧一
日之雅屈大手筆形于牋翰與共俱尊百年三老之對妙絕動
宮墻而非某所敢當也欲裁數語為報非特怯大巫而閣筆亦
惧非野老事部使者之体不然來而不往豈應自抵失禮之罪
手續叙謝莫冀萬一尚幸台察

沈持要詹事

慶元六年

某竊以季春暄和共惟致政待制詹事年德俱天人顯相台候
起居萬福江浙相望邈然晤語之期邈風伏紙倍切馳想所冀
保固冲和益永喬松之壽

某別德久矣晝動思詠夜形夢寐良非虛語剽風聞視聽聰明
步履輕快如五十許人蓋以蘊蓄經綸急流勇退康寧以燕其

晚亦施報之理也屢欲拜狀而目昏力乏難于揮染竟煩海墨
先之高誼不遺感歎無已憑書叙謝莫究拳拳

某平昔叨踰過分加之衰病嬰纏久合退休然猶遷延以俟年
至復忝 恩遷有愧高風多矣只今僅能眠食每思向來石田
之諭輒復效顰此外百事俱廢竊計讀此為發大笑也

陳安行給事 慶元六年

某比審年兄以輔藩高第擢帥七閩蓋今重鎮無如長樂易守
數矣必俟德望福力如年元者乃可稱此况莆田故鄉近在巡
管畫繡甚寵它時大用亦當踵陳梁二公矣某素知彼間風物
甚美直為荔支一行亦自不惡凡三得符節皆垂赴而易至今
尚形夢想也偶林教授自此代歸年兄必詢踐迹不可無書其
人自佳士當象一疇張倅在彼往來之便必多別當嗣記

馬容州 持國 嘉泰元年

某自違台範雖卷 企詠而道遠無便尺書莫致方茲愧悚忽
枉華翰欣審台候起居萬福使治乃五筦之一寄委甚重下車
已周歲振舉紀綱撫摩凋瘵千里當被實惠多賀多賀長牋遠
暨倍荷眷與錄示利便劄子既行不應復輟林簽判能達民隱
亦自可敬白皮場竟如何某年垂八十掛冠七載豈料枉生輒

及其姓名致煩公論 聖恩祇從降秩真天地之施也王季海

同僚時初無他左右所擊目徒知自訟而已方此省譽占復草

率惟幾順令願養亟須召節 下聖當難實是受質之員身謝表

其業餘知書古刻以自誦蘇軾詩以自誦漢文一書要其重斤

其月靈信誦讀心不金粉而重受其動以書莫於不效則對

其容州 嘉泰五年

入信對士當慶一節於科公對表亦對文多與雷陽語易字

其行受與也則林蘇對自此不關年必以歸起也何無舊其

其美直為蓋文一林者自不異其三其於情皆其然而無至今

書橐卷第十五 周益文忠公集二百

小簡 賀湯左相 紹興二十九年

即日踐長觀復陰利陽生恭惟佐王以道格天以德庇民以仁

九重眷之百神衛之夷夏詠歌之鈞候動止萬福永霜方凜益

乞崇護茵帛以永無窮之聞寸心拳專以是禱

其竊謂受知者必圖報稱之方効勤者必假竿牘之禮在歲辛

未相公以北門學士詳定殿幕而其實出衡鑒之下越丁丑春

栖遲銓部驟蒙昇職泮水既又面語赴上之期受門下恩亦不

其書

後于衆人矣顧身賤地遠未嘗有絲髮之報猶當朝夕奏記少
効其勤而自違去黃閣闕十六甲子姓名至典籤者財三數焉
豈惟無以効勤且將用怠慢獲罪雖然安敢無說以處此晉人
有貽書等輩者慮無謬語開閉數四卒達空亟何者內重故也
况以州縣之小吏仰望天子之元宰分守戾于外郡兢惧交于
內日事筆牘果語保其不謬語乎連意含辭將作復輒理亦宜
也不然雖甚無知寧愛方寸紙而自投怠慢之殊乎相公曲尽
物情必有以得之

某恭聞九月甲午制以相公正位元宰蓋功大者位愈尊眷厚
者任益專昔伊尹仲虺同相成湯矣而咸有一德獨美於阿衡
周公召公嘗分左右矣而師保萬民不歸之君與下逮周勃有
功漢世為丞相位第一陳平功次於勃為丞相位第二遠效伊
周近觀平勃即其位叙而勲德眷任之輕重見矣然則相公今
日之拜其殊德殊絕眷任隆厚何待匹夫之言為國家慶為天
下賀可也

某觀傳說復高宗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美哉
言乎真輔相之事業也自唐以來大臣不能公聽博采而好惡
汨于心知賢哉或以踈放棄之知不肖矣或以与我收之牛李

紛、迭相排根夫豈知秉鈞當軸期為國得人而已何至容心
爾耶自相公為政首以人才為念或取之老舊或拔之徒中蓋
有味平生而不相聞者矣特以所議所在用之不疑耳異時二
府終擬一官世必曰某之昵也某所援至也今則異于是曰彼
以德進耳彼以言揚事選耳自非融好惡之私而盡旁招之義
何以臻此夫相公事業多矣某釋彼不言而獨贊用人之美者
蓋以深得傳說之心而可為萬世法故也是敢表而出之
某聞士未達而求之亦難矣商丘開年老力弱衣冠不檢自取
欺貽於子華之門向非涿河得珠蹈火取錦則何以豫肉食衣
帛之次乎毛遂事平原君三年左右未有所稱誦平原亦未有
所聞也向非按劍歷階則雖未立見徒虛語耳嗟夫涿河蹈火
行恠而不可計按劍歷階履險而不足法施于戰國則可治矣
取焉今相公以權衡水鑑運量天下而照知其情偽使賢者殫
其智能者竭其力文學法理各以才進固不待履險行恠而後
用也獨某一介之技為甚短九品之位為甚卑望墻仞千里為
甚遠日月逝矣求知之說安在采葑采菲衛詩有之願借是以
為請無德不報周詩有之願託此以自誓惟相公念焉
某聞之時未當進而進失之躁時可進而進失之緩某顛愚

學叨蒙恩記司桐子于秦淮之上有奉入餽其口無牒訢裝
其懷杜門掃軌感戴造化之餘顧嘗取易讀之竊有見焉晉之
初六處卦之始功業未著雖值離照人所未信則必推如而居
順寬裕以无咎然後不失之躁焉豫之六三居下体之極去由
豫特一間耳儻或睚眦不進遲遲之悔無乃失之緩乎某屬者
俟罪于茲雖不得晨掃齊門書登孫閣然未嘗師說以干進者
惧夫操也今既成資失去德之日久跪履之心切苟不能竭誠
自歸則亦可謂緩矣于是佩弦以自警削牘以乞憐願相公垂
情而收拾之毋使其誤注周易也

繳書劄子

其一違鈞表三易歲華雖戴恩之心甚勤而奏記之禮不敷蓋
深虞犯分非自怠于歸誠今者竦聽制麻寵褒勲德峻升上相
獨冠百僚宰柄不移師瞻愈赫某名慚小醜實點大鈞仰睇龍
門未有踏攀之路崇成燕廈豈無欣躍之私用竭寸心虔脩尺
牘意凡詞俚紙弊墨渝繾綣之情未伸僂頌之章已積伏望相
公擴涵容之鉅德諒依向之小勤間于政機賜以鈞覽雖大呂
黃鍾之府戛金竈以非宜然潢汗蘊藻之誠羞王公而或可瀆
尊之謹伏地以頌

賀孟宗丞陳江東運判

紹興二十九年

謹時之問右幅具陳即日共惟新節載頌恩章甚寵神物顯相
台候動止萬福敢存以手啟申詞固知煩瀆亦卷下之意也

某雖名晚學嘗竊聽人物之評矣才學如執事操履政術如執
事在漢廷中無出其右者蓋願執鞭而未得也今承馳傳鼎來
望見有日懽忻所激形于言者萬分一耳

某竊審以天子之命移按鄰封雖足國富人均為劇寄然江
表為當今甸服視兩淮界付加重矣其將繇此祗嚴召遣從班
乎近比昭然衆所共悉謂某為属于斯而求媚者非知言者也

某竊謂足食理財在禹疇周官皆為急務其本末源流可攷而
後世乃以高功利折秋毫為能民始告病矣國家道置臺每
擇仁賢而信之蓋得先王裕民之本意彼弘羊晏嬰之徒所得
幾何宜執事之所唾罵也

自儀真抵臺城一昔可至然公行勿遲者江東父老之謠也公
無遽歸者淮人攀轅之志也泮宮小吏不知其他方時隆寒三
祝輔首昂禦冰霜而已

某脩身學文皆出人下二年于此一善無聞今遇大君子按臨
在通豈特役隨人甘心于自棄之域哉砥行立名附青雲而

施後世捨執事其誰望某皇恐敢言

謝李提點薦舉

紹興二十九年

承訶疊具右幅即日共惟使駟所臨人神參衛台候動止萬福
寒色未解更祈為國保調以對天華之寵伏自繡府換臺忽
累月雖千里相望不得日瞻星表然孤根蕞爾猶在春風中豈
以地遙而忘依向惟節下念之

竊惟九府園法國家之利源也復司之初遴擇儒術心計之兼
精者而節下首當之委寄可謂重矣顧德望久著於仕途姓名
寓直于延閣重以潛藩之眷寧容衷回于外耶道遥供奉班真
旦莫事耳

某顛蒙羈賤無所取材日蒙比數而收之此意厚矣古者一飯
之惠未之敢忘况辱薦揚寧不感刻占詞道謝特世俗常礼若
乃臨事以正潤身以德願待此為知己之報節下亦將有取焉
乃者急足言旋正以病餘僅獲附致尺牘是後絕無便順可叙
區區至于事介以行又非寒廳所能辨今因洪幹還新安輒以
緘啟託至能轉達然亦晚矣大雅豈弟盡人之情儻賜通亮幸
甚

賀王知院

紹興三十年正月七日

即日共惟機陞靖深日籌大計人神交衛鈞候動止萬福春淺
尚有寒色所冀益護昂食輔成安疆頌禱之誠于是為切

某觀韓愈之于李絳辭去終旬朔已有見女之感致和宣滯之
祝丁寧至于再三夫愈何取于絳而拳之如是耶蓋古人一蒙
知待輒力圖報効勢或未能則念念不忘情見乎辭是乃近厚
之一端也先生盛德偉譽方雍容西府為四海所注想豈絳敢
望而某受恩深厚不止如愈所蒙顧念一去師門屢更旬朔具
瞻之情雖與眾均戀慕之私則有不能自己者羈單底賤既未
獲少酬恩紀敢假愛玉体享黃髮之詩三致志焉雖知煩瀆亦
拳拳之意也

伏觀辛未制書寵褒旧德越進元樞得位得時眷任彌重邸音
初播士論翕然咸謂朝廷有柱石之隆海宇有泰山之勢豈特
淮南謀寢晉國盜犇而已欽想正衙入謝之後冠蓋雲集某馳
心賀慶而三萬里弱水未可以涉恍同夢蝶栩栩東閣不知身
滯周南也某竊謂自昔大臣誰無致君澤民之心然勲業名譽
多泯沒無聞者蓋由不以人材為意故也朝進一言欲與天下
之利暮進一言欲除天下之害利未必與害未必除膠之擾
徒多事耳于此有要道焉為一郡一邑得人則郡邑受賜為一

路得人則一路受賜推而上之百司庶府亦莫不然此夫紛更
法令務為文具者蓋相為也先生自居從列已汲汲以引類為
意暨登二府孜孜益甚今內而臺閣外而牧伯下逮御軍之將
乘障之吏皆以稱職聞彼縉紳諸儒弟見先生勲業之盛名譽
之美而不知所以致此者蓋有道也古者進賢受上賞先王亦
既優三旌之位矣揚善宜有後行慶芝蘭茂盛於庭階也
某聞伯樂過冀北過馬輒取之無留良馬非貪多而務得也蓋
伯樂天下之善相馬者使其為駑駘則不必一眴既一眴而又
捨之人其以為棄物而不復顧矣先生之門士大夫之冀北也

某雖凡才亦嘗辱在品題人皆知之然且置而不問三年于此
天寒遠放鴈為伴日暮肉生烏喙瘡若非先生賜以終惠則何
人之廐可俛其長鳴乎伏惟不替前日一眴之寵少加憐焉

賀邢倅 紹興三十年

即日共惟歷吉辨庚有神隨護台候動止萬福初暑當以調護
為先願慎首昂副卷之禱

某稔祠章於縉紳採風謠于江浙雖未識荊州而慕慕公子則
久矣劾官泮水聞有以瀛洲學士來二藩條者問諸府僚蓋批
事也退而喜甚亟占詞為賀且致願見之誠如此惟高明財幸

承彼詔黃耒乘輓軾選掄既重委寄可知異時別京如洛邑睢
陽大名皆置副尹以為儲才之地惟今秣陵蓋其比也君侯新
安之政去思猶在復勤此來非為詳試術略亦使江東父老知
朝廷既以賢牧臨之又以英才二之用示眷顧不忘之意尚幾
邁征式從民望維自闕下抵此數百里而近聞欲泛鷁北來想遂理柁矣夏潦漲
渠乘風揚帆決無濡滯吏民誦指計日以爭快睹弟恐禁闈需
賢中道奉趣歸之詔耳因某空踈庸懦未辨根銀荷造物憐其困窮使瑛罪于茲行三月

矣今將仰依蔭櫟苟逃瘵曠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區區情悃尚

容面稟

春和
賀都總領紹興

謹時伸問右幅具之即日共惟濡轡載塗百神隨護台候動止

萬福瞻待非遠敢重以寶調為請不宣

某一介么麼願在下風之日久矣茲聞馳傳昂來大將小校皆

帕首鞞袴鞬弓插矢以俟迓勞某亦將躬率諸生帶櫛具劔僕

然造焉既欲拜北平于馬前且幸寓目盛禮也

某伏承以尚書即授使者節置臺於江淮衝要之地贊書一出

輿論截然今雖大招掛壁不足以展木牛流馬驪駕輦車之妙
然萬竈仰哺尚資心計佇聞屯田金城積粟振武漸省度支之
費非特士飽馬騰而已夫國家于江浙蜀漢之區分命名臣典
領糧糶其任重矣比者復詔涖職二年即優加進擢緣是結軌
歸報者登禁路歷階然况明公踐揚既久聲望隱、豹尾之中
鳳池之上自可徑躋而躡至似又不必以歲月計也

春陽駘蕩周道倭遲不審前驅今次何地經從北固三組垂要
鄉閭父老願觀車騎過冢上冢之盛或小作淹留耳更冀過征
副軍民之引領也

某櫟疎鶯緩充員泮水操行不足悅衆學術不足帥人賴諸大
夫憐其無能而迄存之再書下下考矣明公戾止尊賢而容衆
雖不敢望解榻庶幾宇蔭有所依也幸甚

前柳州徐即中

連

淳熙四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知府即中台坐秋氣清肅共惟燕處雍容召
用有日台候動止萬福更冀調適寢味益介新社耒服寵命不
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乃者教造仙里差池瞻覲區、仰德實勞才
心日俾來朝冀款教益臨筆不勝拳拳

某頓首再拜又啓載惟某官以才猷望實濟先世之美分符名
郡政譽藹然自此入儀華貴蓋必然之理臣之賀悃容面以致
某皇恐再拜某衰病不才寓直鼈禁已為踰分恩加真拜豈所
宜然方圖叙謝先辱双緘之况禮意謙勤何以當克怱怱治報
大愧率略加亮幸甚

洋州王通判 傳熙四年

某頓首拜啟通判朝議年兄執事杪秋霜冷共惟協贊名邦神
明所相台候萬福更幾順序珍雷別候召擢不宣
某頓首再拜比幸承教既別不勝瞻仰今春辱去冬所惠書貳

以長牋詞采高妙三復歎服未使留此甚久拜答稽緩且職事
衰冗不能眠儀以報愧忤無也尚惟高明有以加亮幸甚

某悚息再拜年兄文學政事加人數等萬言投匭仰當聖心
尚淹別乘未究闕蘊意者坡公園亭奇作正須大手繼之併為
洋川盛事也不然入儀要路乃必至之理何遲遲也

某悚息再拜某衰病非才塵點序班為日滋久罪戾增積不緣
罪去則當引分歸耕矣別紙之諭謹悉西樞主盟蜀士應誦周
南之滯如某吹送無力空負愧耳

某頓首留仲至尚書 傳熙八年

書 卷之五 第廿五

某頓首再拜又啟坐遠台光歲華八易慕仰風味未嘗少忘日
僕來歸庶遂晤語未間更劇馳邈

某皇恐再拜又啟共承光膺簡擢就界帥權增重潛藩大字輿
論尚書德望揚歷為時名臣忠信慈惠如古循吏潁川入見行

見於今非為誦也

某皇恐再拜又啟某昨僅能一紙時來况方伺開藩別脩牋啟

因循不敏又蒙以緘牘先之既慙且感言莫能踰尚乞矜恕

史直翁丞相 厚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上覆致政太保公相 鈞坐 伸詞恪具公式霜寒甚

力共惟心逸日休神天傾助鈞候動止萬福謹以副啟仰瀆記

府伏乞省察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覆又違道德之誨心旌摧、曾不少休每見四

明士大夫備聞居閑成趣視履益康著書論文把盞行樂雖精

練少年有所不逮未嘗不以係官于朝阻侍杖屨為恨也茲承

赴闕在即將復為賜第客此為欣幸豈有窮已百懷故需面稟

某頓首再拜又覆共審抗章得謝備極優賢之禮蓋三公就第

又無其人年至未衰古亦鮮儷天生

聖主必就丕平之業則太公亮武王潞公佐元祐當有所屬此

其所以既賀明公今日名遂身退而猶冀功崇廣業於異時也
某頓首再拜又覆某近者雖酌鈞翰當隨具公啟為門下慶伏
蒙謙德異時甚首枉公函內循不敏真愧無所然周公不知魯
實區區所期望者與其諄之簡札間訊君面致其喜之為勤也
以是又復缺然未即具報今果聞奎畫誕頌趣公入謝笑此非
臆度蓋合輿言不然豈不知逋謾傲忽自敵以下非敢施其敢
用于事貴事長乎

靜江詹帥

体仁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某官年兄台生寒色方凝共惟坐鎮南交神

明欽相台候動止萬福更冀加意保攝益綏純嘏以俟來歸之
命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間闊不勝瞻仰尺書雖乏伸詞顧豈若承顏
接詞之為快也雪片梅花今其時矣鈴齋燕暇賓客參集其樂
豈有涯哉臨風不勝馳詠

某頓首再拜又啟共審涓剛洗印大開幕府前日澄清休譽猶
在士民之耳目今又以持橐貴臣總十連之重其風声威望蓋
有加矣江氛嶺稜轉而為和氣遠部何其幸耶鹽法流通遄歸
可待上意必不先一道後天下聊預言之

某頓首再拜又啟特蒙雙緘盛禮雖佩謙眷如愧悚何占賀率
略惟台慈有以亮之為幸

洪景盧舍人 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知府待制舍人 台坐 天氣晴和共惟政令已
孚坐歎多暇台候動止萬福更禳若時珍衛延舍新社以對爨

召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垂隔年矣慕仰德誼非如他人之泛泛也自
承開藩股肱郡音郵頗至其尉幸已不勝言若遂聞入覲朝夕
晤語其喜又當何如耶

某頓首再拜又啟共審次對西清榮拜綸命諒深懼慙觀
聖上所以倚注與夫播紳所以期待不相不止曾是晉遷固未
敢多賀也

某皇恐再拜伏蒙墜况雙緘禮意腆縉三復豈勝欣感惟是占
復率常簡略迹涉于傲亦惟高明燭物諒其應酌鮮暇因是以
不恐耳

某皇恐僭易上問台閱眷集欽想長幼均康有委切幸垂戒

程泰之尚書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某官年兄 台坐 深秋氣肅共惟惠露濡政

平訟理台候動止集福更幾珍衛寢饋丕延天祉垂副忱禱不
宣

某悚息再拜又啟通者雖以一再見為幸而所欲言者殊未究
也別後更切企仰傾耳賜環冀得款集正恐公入我出如相避
耳
某悚息再拜又啟共審消辰洗印敷上德于千里諒深懽慙
載惟碩德宿望屢考民功大用猶稽播紳日切延跂安有天心
乃眷輿論攸屬而容久外者予趣舍人裝可也
某悚息再拜又啟前匆忽僅一再往手書公函厚禮遂緩脩致

安敢文過恃去度以不恐且孫正之鄭人也為邑值水災課不
至殿否葉牋似敏健與之有契曾與賴兄同僚二人者皆來書
于千騎未至之前冀幸公范今輒及之皇恐皇恐

某皇恐拜問隨軒眷集緬想上下均祉判院想已到任知丞嘗
一見也有委願聞之

蔣婺州

繼周

淳熙十四年

某頓首再拜又啟某官秋暑未艾共惟開藩有傲神人欣相台
候動止萬福某謹此以謝先辱敢幸省察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屬者一再復狀幸徹崇覽翹首鈴閣會晤無

階伏紙遡風馳系良極所冀珍調寢鍊大用可拱而俟也
某頓首再拜又啟茲承消剛洗印條教一新諒深懽慶載惟忠
嘉鯁挺簡在宸宸固當間于兩社試望之于馮翊意則可知
未歸何待暮月不勝延企
某頓首再拜又啟伏蒙謙撫墜况公牘眷愛勤厚三復感悚治
境後來得兩否此間亢旱異常憂愧薰心具報不能如像高明
垂亮為幸
某借易拜問太夫人敬想壽祉增崇稍涼當遂迎侍春集翁受
寵禧有委願聞之

王謙仲江陵帥 紹熙四年

某皇恐頓首拜啟某官 鈞坐 上冬晴寒共惟填臨有倣愛顧頌
寬神明極扶鈞候動止萬福更冀珍調鼎食即登宰路丕究經
綸之業不宣

某皇恐頓首拜啟久違鈞範仰德增勤雖間奉往來之問而旌
麾在望晤語邈然此心拳拳何翅係馬而止耶

某皇恐頓首拜啟共審美印謀帥綏靖南紀無有當上意者獨
惟宗工鉅儒文武智略前無古人後絕倫輩是膺推轂大尉愈
言撰良開府諒深懽慶然先一路後天下輕重之間猶軫

宸慮趣召在通茲未敢多賀云

某惶恐頓首拜啟某密依鈞苑自合同候視篆亟與四鄰共致慶問而病悴經時疲乏殊甚且迫替欲去遂成簡怠特蒙遣騎委况盛礼在謙德固為有光內循不敏何以逃相鼠之刺尚惟鈞慈有以矜亮幸甚

朱元晦潭帥 紹熙五年

某頓首再拜啟某官

台坐

候問已具公式秋暑正祥共惟綏靖

軍民神天所相台候動止康裕更新順令珍蓄以需爰召不宣某頓首再拜啟又違台範詠德為勞雖音駟時通顧豈若欽奉

名理之為快高山仰止倍極拳拳

某頓首再拜啟茲審撰良洗印寬上顧愛非獨一道更士敬服

威惠而蚤催種落莫不安窠穴而奉教令得人之効如此宜公宜卿豈應久勞于外世為暖席計可也

某惶恐再拜某猥以妄庸頻年典郡積為謬戾念之赧顏今得大賢揆覆瑕疵振起弊壞公私兩利豈獨一夫屬卧病未能敬脩緘啟乃勤盛礼先之滋以愧感欲叙悃悞更慙拙訥惟台慈恕亮為幸

八陽居其位也

陰陽之理其性各得其宜也

初陽居其位也

六陰居其位也

得道居其位也

宜剛居其位也

得道居其位也

其剛居其位也

其剛居其位也



